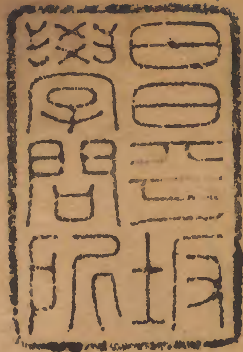


例案續增 卅八九



		九五	漢書門
四	七	二九	
冊	架	函	號類

庫文閣內			
三	九	漢	
四	七	書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79	
冊數	40 (38)		
函號	296	98	



例案續增新編卷三十八

錢塘沈如淳澥齋編輯

淺草文庫

乾隆二十一年起

名列

祖有犯

陣亡免死之例當酌量情罪請 旨不得一概請免

原赦所不原

因捕賊誤撼堂叔身死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科斷不准原減

婪贓絞犯限內完贓減流雖遇赦不准原減

存留養親

因前夫有子將後夫獨子不准留養駁案

被殺者之父母無子不必計其年老與否即不准留養 留養後

又犯罪無論輕重按擬不准復請留養

魯犯忤逆及為父母擯逐并拐逃遺犯俱不准留養

老幼廢疾收贖

年歲比死者較長不准援丁乞三仔案未減

犯罪自首

私鑄首犯聞拿自首減罪其夥犯亦准減等

另居小功服叔首報不准免所因之罪

徒流遷徙地方

隆冬盛夏抵配不遠本犯情愿前進者專責首先接遞之州縣通

詳報部

吏部

公式

官文書稽程

案犯輕病不准扣限重病驗實亦不得逾五月限期

學政批查批審之案承辦官懸蕩不結督撫留心整飭

正限內完結之案承審官雖逾分限免其查叅

戶部

戶役

人戶以籍為定

八旂另訛檔案人等為民有願入何府州縣衛所之處聲明報部

滿營僱用漢人由理事廳造冊交地方官查察造報不寔及失察

徇隱分別議處

田宅

盜賣田宅

不肖子孫盜賣祀產義田同謀買之人一體治罪有力之家聽勒石報官

任所置買田宅

駐防官員照兵丁例准其在彼置產安葬

燒鍋晒麩等

燒鍋晒麩耗費粟麥嚴行禁止

婚姻

強占買妻女

改嫁之姑強買孀媳比依疎遠親屬圖財強賣例量減擬流

虛借通借

將倉穀借給攬戶與借給民人不同雖代為買補不准開復

報解銀兩物料具批

報解銀兩物料具批令解員役先行送科查驗

各省領引繳銀具批飭令解員赴科投驗

兵部

軍政

內地民人在番地聽許偽職為匪滋事分別治罪

內地民人在番地聽許偽職為匪滋事分別治罪

廐牧

宰殺耕牛

宰殺耕牛並私開圈店及販賣與宰殺人計隻重于本罪者照盜

牛例治罪

郵驛

多支廩給

例案續增新編卷二十八
驛站應付廩給多支數在十兩內外分別降罰

例案續增新編卷二十八

錢唐沈如焯澥齋編輯

乾隆二十一年上

名例



陣亡免死之例當酌量情罪請 旨不得一概請免

刑部爲欽奉

上諭事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本年秋審冊內應擬情寔之官犯紀僕刑部以伊兄陣亡例准免死
一次據呈聲請免死之例乃國家優卹死事之典正寓激厲戎行之意
若事關軍旅亦可援此濫邀則陣亡之家因有此例將臨陣脫逃者竟
置之寬典不顧軍務之貽誤有是理耶且恃此而敢于犯法卽謀故殺

人皆可不問揆之定例之義果如是乎今紀樸有心遲悞軍需法無可貸豈得與尋常監候之案一例辦理該部援例聲請之處非是嗣後酌量情罪請旨不得一概援例請寬將此通行傳諭知之欽此相應行文浙撫轉行杭州將軍乍浦副都統一體欽遵可也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咨

因捕賊誤緘堂叔身死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科斷仍不准援減刑部爲報明事據浙撫周 疏稱緣管士鳳係管世選小功服叔向在德盛橋廟內爲僧與管世選素無怨嫌乾隆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夜管士鳳往窈管世選田內菜種因田地魚蕩坐落屋後管家浜北岸花息池魚屢被賊窺是夜撐船渡浜前往照看適管士鳳朝北蹲倒在田拔菜管世選于黑影中望見有賊欲捉拿送官隨取纜船藤繩一條向北潛行至管士鳳背後順勢一推管士鳳撲跌田溝磕傷

左腮脰管世選卽騎坐背上雙手將繩套入項頸管士鳳叫喊掙扎管世選倉忙套繩不能辨識因恐被逃脫執繩不放乃管士鳳掙扎勢猛以致將繩抽緊詎管士鳳年老氣閉當卽殞命管世選見其不動黑暗中急切不能解鬆摸着頭無髮辨翻身細認始知係管士鳳已不能救隨計圖滅跡將屍背至船內拾石拴縛載往無胥羨內拋棄而回該廟住僧沈天佑因管士鳳久出不歸于二十三日赴伊女朱管氏家查問管氏往告伊父族人免托尋訪時有管世選隣居管世昌曾于十八日夜聽聞管世選田內喊聲告知管氏管氏根問管世選不以寔告管世昌之姪管家瑞欲行具稟管世選阻止管世昌等因無確據未經首報至二十六日管士鳳屍浮南斗港內地保報縣驗訊拘犯究出前情屢審供認不諱訊係捕賊誤緘致死並無謀故情事亦無加功之人管世選合依卑勿毆本宗尊屬死者斬律應

擬斬立決該犯寔屬犯時不知相應聲明聽候核擬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議覆查律載卑幼毆本宗小功尊屬死者斬決又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依凡人論各等語此案管士鳳乘夜偷竊堂侄管世選田菜管世選見而往捕用繩套入其頸管士鳳掙扎喊叫其時睡臥在家之管世昌尚能聽聞管世選騎坐背上豈有不能辯識伊叔聲音之理按其情節似不當以犯時不知曲爲開脫如謂該犯黑暗之際因捕賊而悞緘伊叔致死則是該犯亦有應得之罪今該撫將管世選定擬斬決復聲明犯時不知之處事屬兩岐碍難遽議應令該撫再加詳審務得致死寔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咨行該撫去後今據該撫周 疏稱覆加研鞠管世選供稱乾隆十九年四月十八日夜因田地花息屢次被竊撐船過浜照看望見一人蹲倒在田偷拔菜種心疑是賊意欲捉拿送官隨取麻繩潛至

管士鳳背後順勢一推撲跌田溝騎坐背上套入項頸管士鳳撲溝掙扎極聲喊叫音已變異且管士鳳出家年久素不往來該犯于倉忙縛賊之頃不能辯識聲音因其脫逃執繩不放不料管士鳳掙扎勢猛以致繩結抽緊氣閉殞命該犯見其不動卽欲解繩黑暗中急切不能解開翻身細認始知誤緘堂叔已經無救恐到官受罪背屍丟棄水中委因黑夜捕賊悞緘致死並無別情等語反覆究詰矢口不移查管世選與管士鳳素不同居聲音本屬生疎是夜管士鳳身撲田溝發極叫喊音已變異以致未能辯別眞訊管世昌據供是夜睡臥在床雖聞有喊叫之聲寔不知係何人聲音等語則管世選犯時不知寔非狡飾查律載本應重罪而犯時不知者依凡人論又律載盜田野穀菜果准竊盜論有拒捕依罪人拒捕又罪人不拒捕而殺以聞毆論各等語今管世選因黑夜捕賊誤緘堂叔管士鳳身

死犯時不知自應依律依凡人論將管世選改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前來查管世選緘死堂叔管士鳳既據審明寔係犯時不知應如該撫所題管世選除棄總麻以上尊長死屍不失輕罪不議外合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聞殺論聞殺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疏稱該犯雖事犯在乾隆二十年六月初七日

恩詔以前但該犯悞殺服叔倫紀攸關應不淮其援減等語應如該撫所題不應准其援減等因乾隆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題二十三目奉

旨管世選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婪贓絞犯限內完贓減流雖遇 赦不准再減

刑部爲恭奏事該臣等議得據漕督瑚 疏稱恭草原任紹興衛後幫領運千總羅克鏞扣尅幫丁平頭銀一百四兩一錢二分零先經審擬題准部覆照枉法贓擬絞監候仍追贓給領等因嗣據羅克鏞將贓銀于限內全完應請照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事犯完贓在

恩詔以前應再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具題前來查恭草紹興衛後幫領運千總羅克鏞扣尅幫丁平頭銀一百四兩一錢二分零審依枉法贓八十兩律擬絞監候追贓給丁于乾隆二十年三月內題結在案今該督既稱羅克鏞應追贓銀已于限內全完等語應准其照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照貪贓官役免死減等例發川陝邊省爲民至該督疏稱羅克鏞事犯完贓在

恩詔以前因再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等語查羅克鏞係扣尅丁糧貪婪入己照枉法贓擬絞監候之犯今限內完贓照例減流雖遇

恩赦不准再減所繳銀兩先經該督咨報照數發給各丁收領應毋庸議
奉

旨依議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邸抄

因前夫有子將後夫獨子不准留養駁案

刑部爲乞寃夫命事該臣等會看得顏茂拾石擲傷蔣适身死一案
據福撫鐘 疏稱緣乾隆二十年六月初八日顏茂向蔣适借九折
錢三十文每日納利錢三文已還利錢四十五文尚欠本利錢四十
五文六月二十八日顏茂挑担回家蔣适見而向討顏茂求寬蔣适
不允扯破顏茂衣服兩相爭角蔣适用拳向毆顏茂跑走蔣适趕追
顏茂情急拾石回身擲去中傷蔣适右脇倒地殞命屢審不諱將顏
茂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 題顏茂合依聞毆殺
人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顏茂雖據供係母老丁單但伊

母林氏係再醮之婦現有前夫之子尹武可以依倚與留養之例未
符毋庸取結附送等語查例載聞殺案內有理直傷輕照例准其留
養等語今顏茂借蔣适錢二十七文未及一月已還過利錢四十五
文蔣适仍向索利輒用拳毆復行追趕顏茂拾石回擲中傷蔣适右
脇逾時殞命核其情罪寔屬理直傷輕例應留養該撫疏稱該犯之
母林氏年七十二歲現有前夫之子尹武可以依倚顏茂毋庸聲請
留養等語查婦人再醮業與前夫義絕不應責令前夫之子侍養况
尹武現在另居異爨更非隨母改嫁平日相依者可比查存留養親
例內並無因前夫有子將後夫獨子不准留養之條事關定例未便
率覆應令該撫詳細查明林氏果否現年七十二歲家無以次成丁
并被殺之家有無父母是否獨子照例另行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
等因奉

旨顏茂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邸抄

被殺者之父母無子不必計其年老與否即不准留養留養後又
犯罪毋論輕重按擬不准復請留養

刑部爲遵

旨議奏事據直隸按察使永寧

奏稱查定例內開聞毆殺人之犯傷非

金刃又止一二處並戲殺悞殺查明理直情輕如有祖父母父母老
疾應侍者照例開具所犯情由請

旨又殺人之犯有奏請存留養親者查明被殺之人有無父母是否獨子
于本內聲明如被殺之人亦係獨子親老無人奉侍則殺人之犯不
准留養各等語既昭矜恤之仁又示大公之義准情酌法固爲美善
惟是地方官遇有此等案件因例內有被殺之人亦係獨子親老無

人奉侍之語隨拘泥例文被殺之人雖係獨子往往以其父母年止
五六十爲未合七十老字之義更或謂其尚有生育之望遂將寬
犯仍以親老丁單援例聲請留養臣伏思殺人者死 國有常刑而
獨子留養寔與定例相符方可仰邀

曠典且死者之父母現在雖未衰老而後嗣之果能生育與否殊難預必
若係孀孀止此一子更屬可憫豈容以現未老疾遂將殺人之犯聲
請留養致滋遷就之弊臣管見似應即就現在之情形爲斷應請嗣
後凡遇獨子殺人之案查明被殺者之父母尚有別子該犯寔係理
直情輕與留養之例相符始准援請若被殺之父母別無子嗣不必
計其年老與否即照律定擬不准聲請留養再查此等殺人之犯因
親老免死留養是屬更生倘發落之後並不安分守己轉恃此爲避
罪之路別生事端即屬忘親不孝之尤應照現犯罪名定擬概不准

再為聲請如此庶獨子知所做惕而留養之典益昭詳盛矣等因具
 奏前來查獨子殺人留養之案定例必核其所犯罪由寔係常
 赦應原而理直傷輕現在本籍奉養者各督撫始准援例聲明臣部核擬
 請

旨又例載殺人之犯有奏請留養者查明被殺之人亦係獨子親老無人
 奉侍則殺人之犯不准留養等語定例周詳情法兼備今該按察使
 奏稱留養之案地方官拘泥例文有被殺之人父母年止五十六十
 為未合七十老字之義更或謂其尚有生育之望遂謂免犯聲請留
 養寔屬遷就若係孀孀獨子更為可憫嗣後應請以現在情形為斷
 等語查被殺者果係獨子其父母雖未老疾而現在別無次丁即屬
 無人奉侍豈得因年齒尚壯懸揣他日或可生子遂准免犯留養至
 于孀孀獨子被殺尤謂免獨無依更無計其是否老疾輾轉遷延查

臣部辦理成案內有被殺之人父母年未七十該督撫即昭年老無
 人侍奉例不准留養者亦有開明年歲未至七十原情聲請經臣部
 指駁改正不准留養各在案但未經定例通行恐問刑衙門或拘泥
 例文牽混率請亦未可定應如該按察使所奏通行各省督撫凡遇
 獨子殺人之案查明被殺者之父母尚有別子而該犯又係理直情
 輕始准援例聲請若被殺者之父母別無子嗣不必計其年老與否
 即照律治罪不准聲請留養再該按察使奏稱殺人之犯因親老免
 死留養寔屬更生倘發落之後並不安分守法轉恃此為避罪之路
 別生事端即屬忘親不孝之尤應照現犯罪名定擬概不准再為聲
 請等語查獨子留養原屬法外之仁其初次悞犯尚可冀其自新故
 准留養若發落之後別生事端即係怙惡不悛之輩是以竊賊搶奪
 造賣賭具等犯罪擬軍流者定例止准留養一次至應死人犯較軍

例案續增 卷三十八
流爲更重如于留養之後復有干犯無論輕重罪名卽應按律科斷
豈得復准留養但例無明文或恐辦理未盡畫一亦應如該按察使
所奏留養後又犯者卽照現犯按律定擬不准復請留養着爲定例
俾用法有所遵循而匪徒亦知懲儆矣總俟

命下之日臣部行文各省各督撫并內外問刑衙門一體遵照辦理等因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本年七月十九日准咨

會犯忤逆及爲父母擯逐并拐逃遣犯俱不准留養

刑部爲獨子留養之例仰祈

睿鑒事本部議得據湖廣巡撫張 奏稱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初七日欽
奉

諭旨嗣後留養之犯必查明寔在本籍者方准援請若在他省獲罪卽屬
忘親不孝之人應不准其留養欽此欽遵在案仰見

聖明洞照母許奸徒倖免務必確寔查辦之至意伏查獨子留養原係

國家格外之仁若不詳慎辦理則不孝之徒獲罪後轉得藉邀寬典臣
愚以爲嗣後如係獨子應留養者必與父母同居而父母寔係藉其
養贍者方准援例聲請若雖在本籍而平日並不同居或係遊手好
閒棄親不顧且爲父母擯逐並不藉其養贍者卽屬忘親不孝之人
亦應不准留養再和誘姦拐罪應問遣如係親老獨子向來亦照軍
流之例一體留養但因姦拐逃已屬棄親不顧且孀孀獨子例內原
有誘拐不准留養之文雖親老孀孀不同而罪名則一應請亦不准
其留養等因具 奏前來查殺人者死律應抵償而獨子留養則係
國家格外之仁是以欽奉

諭旨除他省獲罪不准留養外其餘理直情輕之犯仍得援照舊例一體

留養至若子與父母同居固便朝夕侍奉但其間貧富不同時勢各異間有窮巷僻處無由經理謀生而獨子成市經營爲衣食養贍之計者則有不能朝夕侍奉之勢未便以不同居之故而槩指爲忘親不孝之人至于曾經忤逆犯案及爲父母所擯逐者應如該撫所奏查明不准留養不必更添出同居不同居名色以致查辦紛煩轉啟書吏人等需索舞弊之漸應將該撫所奏平日并不同居不准其留養之處毋庸議又奏稱和誘姦拐不准其留養等語查和誘姦拐擬遣人犯如有親老丁單向來與別項軍流遣犯一體留養但姦拐遠逃棄親不顧與他省獲罪者事同一例且孀孀獨子例內原有誘拐不准留養之文自應畫一辦理應如該撫所奏嗣後和誘姦拐擬遣之犯不准其留養俟

命下之日載入例冊并通行各省督撫一體遵行等因乾隆二十一年五

月二十五日題二十七日奉

旨依議欽此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准咨

年歲比死者較長不准援丁乞三仔案末減

刑部 題爲稟報專該臣等會看得謝苟兒毆傷張丑兒身死一案據河撫圖爾炳阿疏稱謝苟兒與張丑兒均屬幼穉素相和好乾隆二十年七月二十一日謝苟兒赴東坡牧牛帶有蓑衣置放地上張丑兒同李苟亦在坡牧牛張丑兒將謝苟兒蓑衣墊睡謝苟兒欲歸向取蓑衣張丑兒不起被謝苟兒推開地下以致擦傷張丑兒右膝張丑兒起身以鼻涕擗于謝苟兒身上謝苟兒掌毆張丑兒左胸張丑兒隨持趕牛小木棍還毆兩下謝苟兒復用掌毆傷張丑兒左耳根殞命屢審不諱將謝苟兒擬絞監候援案聲請減等等因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 題謝苟兒合依聞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秋後

處決再該撫 疏稱查謝苟兒年甫十一幼小無知且僻非伊起僅用掌毆並無兇器與丁乞三仔情罪相符其年歲則比丁乞三仔更為幼小情有可矜相應聲明等語查丁乞三仔因丁狗仔比伊年長先被欺凌情急拾土擲中致斃以致得從末減今謝苟兒年甫十一較之丁乞三仔雖為年小但被毆身死之張丑兒年僅十歲與丁狗仔年歲較長者不同未便牽引成案致滋輕縱應將該撫聲請之處毋庸議等因奉

旨謝苟兒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邸抄

私鑄首犯聞拿自首減罪其夥犯亦准減等

刑部為訪拿私鑄事浙江司案呈據原任浙撫周 咨稱山陰縣審詳周世良等私鑄錢文一案緣周世良原籍蕭山先同在逃之江西

宜黃縣民王廷元曾在杭州錢局帮工熟識迨後在家販布營生乾隆十九年十二月周世良至蘭谿賣布遇見王廷元亦在蘭生理說及趁息艱難周世良即起意私鑄約俟回家尋人發本王廷元訂其在杭城江西會館相會而散周世良歸家于乾隆二十年正月十七日邀請表弟曹士美飲酒托言收煮筭乾發往江西兌換夏布與前在錢局同事之王廷元合夥可獲重利向曹士美借銀二十兩作本曹士美應允周世良赴杭城找尋王廷元不見二月二十日周世良復以春筭將發向曹士美催取借銀曹士美遂如數付給銀二十兩周世良又往杭城巡遇王廷元同至伊家并邀曹士美說出私鑄情由懇其借銀分利曹士美以事屬犯法不允并索前借之銀周世良指勒不還又以做得秘密不致敗露為辭騙誘曹士美恐借銀無着亦被脅聽從周世良遂尋至山邑朱家湊地方近山幽僻向朱維英

租得房屋一間每月租銀一兩周世良又令曹士美發銀四十兩連前借二十兩共銀六十兩于三月初七日赴杭在潘鼎盛行內買得鉛銅倭鉛共五百六十斤即日運回周世良又出己銀五兩給王廷元置辦私鑄器具復約在逃之曹允中入夥于初八日搬入朱維英屋內做確打爐運砂并雇魏君侯打炭王鼎元王周章鮑阿龍挑水劈柴燒火煮飯于十一日開爐鼓鑄王廷元掌爐周世良曹允中翻砂議定每鑄錢一千文拔銀一錢五分作周世良王廷元曹允中各人工銀五分又拔銀一錢作魏君侯等四人工銀二分五厘至三月十九日銅鉛鑄完停爐計鑄錢一百二十千周世良又令曹士美出銀四十一兩赴杭向潘鼎盛買得鉛銅倭鉛四百一十五斤于四月初四日開爐復鑄至初九日鑄完計私錢九十千文先後共鑄錢二百一十千內一百五十千係曹士美陸續收歸攬和米行錢文用去

又六十千係買布之李聖吉向曹士美買去攬和行使初十日曹士美與周世良算賬曹士美兩次買銅鉛共用銀一百零一兩又恐隣人魏通儒聲張每日給錢二十文塞口共錢三百文又房主朱維英租銀一兩又周世良王廷元曹允中三人工銀共三十一兩五錢魏君侯王鼎元王周章鮑阿龍四人工銀共二十一兩又買炭并飯食油火等項銀共四十兩又周世良置辦私鑄器具銀五兩通共用銀一百九十九兩八錢鑄成私錢二百一十千每千合色銀一兩折九五河銀九錢三分共計銀一百九十五兩三錢虧折本銀四兩五錢曹士美被騙因與周世良吵鬧歇局遂于二十日經縣訪拿當獲曹士美與魏君侯等起取錢模并破穿私錢砂土等物貯庫其王廷元曹允中先被脫逃周世良聞拿投到並續獲李聖吉錄供通詳展審供認不諱嚴加究詰據供寔無銷燬制錢情事矢口不移似無狡飾

周世良起意私鑄借本鳩工鑄錢分利應照私鑄爲首例擬斬監候
但一聞訪拿卽自行投首應照知人欲告而自首律減二等杖一百
徒三年家產入官曹士美始雖被騙借銀但後知情私鑄又聽從兩
次借銀收歸私錢攬和與合夥無異李聖吉與曹士美賒取布疋抵
給私錢後知行用有利又陸續收買使用亦屬知情買使魏通儒受
賄容隱均應照爲從例發遣爲奴魏通儒年踰七十照例收贖再查
名例內開因人連累致罪若正犯罪人自首告得免連累人亦在罪
人原免減等法等語今曹士美先被周世良以收筭販布爲由騙銀
入夥繼又指銀勒令借本且于未訪之前已開歇局尙知悔過又未
得利李聖吉亦因賣布抵欠愚民貪利收用私錢且係買自曹士美
之手並非由局販運情固均有可原罪寔因人而致應照罪人原免
減等法亦減二等各杖九十徒二年半魏君侯王鼎元王周章鮑阿

龍受雇挑水打炭燒火所得雇值無幾房主朱維英知情不首僅得
租銀一兩均應照爲從遣罪減一等例杖一百徒三年再照罪人原
免減等法減二等杖八十徒二年總甲俞陞訊不知情但失于查察
應照例杖一百草役以上各犯事犯到官在乾隆二十年六月初七
日

恩詔以前除周世良曹士美李聖吉已經援例減等應不佳其再減外其
擬徒之魏君侯等均減爲杖一百俞陞杖罪援免仍行草役在逃之
王廷元曹允中飭縣開緝獲日另結潘鼎盛賣給銅鉛訊不知情應
請免議各犯訊無同居親屬知情分利亦毋庸議仍追所得戒租賄
錢并私錢買用價值同現獲色銀十兩鉄錠私錢柴炭等物銷燬變
價入官其砂土錢模飭縣銷燬再此案係該縣萬令自行訪查會同
營汛拿獲失察職名應邀免議等因抄招咨達前來據此周世良等

均應如該撫所擬完結等因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准咨

另居小功服叔首報不准免所因之罪

刑部爲報明事該臣等會看得馬開道行竊拒捕扎傷事主郭之芳身死一案據東撫愛 疏稱馬開道因貧難度起意行竊乾隆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夜歸自一人于三更時分行之郭家馬頭適郭之芳欲往趕集開門外出馬開道見其大門未閉閃入西屋尙未偷竊得贓郭之芳因趕集尙早仍回家內闕門而進馬開道聞知卽往外逃因大門已閉隨爬牆欲遁被郭之芳趕上拉下所穿破褲並拉住髮辮馬開道情極抽出所帶小刀連扎郭之芳左肋左脇郭之芳仍不放手馬開道自將髮辮割斷爬牆而逸郭之芳傷重至二十八日身死該犯當夜向伊弟馬三子借褲穿着復向堂叔馬坤取髮辮接辮馬坤向其盤詰馬開道告知寔情馬坤恐致連累赴縣首報將馬開

道拿獲訊認不諱查該犯係小功服叔馬坤首報拘獲得免所因之罪應仍從本殺傷法將馬開道依聞毆律擬絞不准援減等因具題前來查律載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依罪人拒捕科罪罪人拒捕殺所捕人者斬監候又律載得相容隱之親屬爲首如罪人身自首法律註內開得相容隱者爲首謂同居及大功以上親等語今馬坤係馬開道另居小功服叔與得相容隱親屬首告之律不符未便牽引寬縱應將馬開道改依竊盜棄財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殺所捕人者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雖事犯到官在乾隆二十年六月初七日

恩詔以前係行竊拒捕殺死事主不准援減等因奉

旨馬開道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初七

日邸抄

隆冬盛暑抵配不遠本犯情愿前進者專責首先接遞之州縣通
詳報部

刑部為敬陳管見等事浙江司案呈在直隸司傳抄據直督方咨稱
查定例內開各省軍流人犯在本地未經起解者遇隆冬及六月仍
照例停遣若已至中途初冬十月經過州縣照常接遞至十一月初
一日方准停遣俟次年春融時轉解如遇六月亦准停遣倘抵配所
不遠本犯情愿前進者將不行停遣緣由移咨前途州縣一體接遞
仍報明刑部等語是軍流人犯隆冬盛暑停其發遣者原使中途解
犯得免寒暑之侵本屬

聖朝矜恤罪囚之典如州縣不行仰體率行轉遞自當照例參處倘本犯
因抵配不遠情愿前進則遞解並非違例故將不行停遣緣由報明
大部查核其報明刑部之處例內原未將首先遞解之州縣與其餘
接遞之州縣分晰指明故近來停遣期內凡遇接遞軍流人犯情愿
而進不願留養者首先遞解州縣訊明報部即于遞解文內註明轉
遞接州縣以首站來文已經註有報部通詳字樣又經訊明本犯情
愿前進供詞隨亦備文聲叙移閱前途一體轉遞不復報部通詳及
經大部查出行文飭取違例職名則接遞州縣再行聲請免其開參
此等案件輾轉行查殊煩案牘查例內所云仍報明刑部雖未指明
首站與其餘接遞之區但細繹例文似指初交隆冬盛暑之日遣犯
遞至何州縣即照例留養如該犯情愿前進該州縣即一面將不行
停遣緣由移咨前途州縣接遞一面報明刑部其餘接遞之州縣祇
須查閱來關一體轉遞似可毋庸逐站詳報致滋冗繁請嗣後軍流
人犯除隆冬盛暑本犯不愿前進現在接遞之州縣即照例詳報留
養不得違例轉遞外如不甚寒暑抵配不遠本犯情愿前進者專責

十一月朔一日及六月初一日首先接遞之州縣將不行停遣緣由
一面報部通詳一面移關前途州縣一體轉遞仍于遞解文內註明
已經報部通詳毋庸再報字樣其接遞州縣祇須查訊犯供于遞解
文內聲叙轉解毋庸再行詳報如首先接遞州縣並不報部通詳又
不于遞解文內聲明即屬疎忽違例轉遞經接遞州縣查出詳報即
將首先率遞之州縣開揭請叅如接遞州縣亦不查報一體率遞亦
一體開叅庶責有攸歸而案牘不致紛繁辦理畫一亦無查駁之虞
擬合咨明大部示覆以便飭遵等因前來據此應如該督所請辦理
等因于乾隆二十一年閏九月十三日准咨

吏部

公式

案犯輕病不准扣展重病驗寔亦不得逾三月限期

刑部爲請嚴犯証患病之例等事本部會同吏部會議得據出西接
察使挖穆齊圖奏稱承審命盜部雜案內緊要犯証于未曾審解之
先在監患病向來原無展限之例嗣于乾隆元年前任山西撫臣石
麟以案犯患病州縣迫于限期每有帶病起解中途身故者情殊堪
憫奏請將承審案件當招解之時犯証患病申請委員驗明醫治
結通報候病痊起解其患病日期准于原限內扣除等因奉部議准
通行在案自定例以來應行解審犯証遇有患病賴以調養生全者
寔爲不少然其中如宿有癆積舊疾與感患寒暑重病不同原可審
理即寒暑重病加謹醫治二三月內亦可痊愈乃定例日久承審各
官漸起玩忽之習每有犯証患病不爲加謹調理延挨半載期年尚
未報痊上司非不勒限嚴催總以未痊申覆是承審公限有定病犯
展限無期在上司碍于例得扣除未便揭叅遲延而州縣一有病犯

限期竟可不問微特怠惰偷安者難免捏病之端卽牽連犯証輾轉拖累不免有病斃之處奴才管見犯証患病展限之例固不便遽行停止第不定以限期勒于醫治流弊終無底止請嗣後一切緊要犯証于未曾起解之先感患重病照例申請委驗結報自得病之日起勒限兩月內務令加謹醫痊審解限滿不痊卽將作何調理以及病勢情形詳明再准展限一個月限內痊愈按患病日期扣除統計止准展三個月如再稽延將承審之州縣除去應得分限並患病展限月分扣算照事件違限月日例揭奏倘患病早痊捏報三個月方始治痊一經察出照無故遲延例嚴叅該管上司不上緊查催依限結報照查揭遲延例一并叅處等因具 奏前來查州縣官承審命盜案件例有定限乾隆元年臣部議准山西巡撫石麟條奏州縣官如遇案犯患病申請委員驗明醫治取結通報俟病痊起解其患病日期准于原限內扣除等因在案乃州縣官藉有報病扣限之例竟得率意遲延不行速結該上司亦因例得扣除病限未便揭叅以致案件稽遲今該按察使奏稱承審之分限有定而病犯之展限無期若非勒定限期流弊終無底止請嗣後犯証于未解之先患病勒令兩月醫痊除限滿未痊再展一月統止展限三月如有遲延照事件違限例揭奏等語查人犯患病之輕重痊愈之遲速各有不同若槩予以三月之限勢必輕病報重已痊者捏報未痊轉得藉延時日應請嗣後如遇案犯偶患輕病委員驗寔責令上緊醫痊隨愈隨解不准扣限其或病勢果係沉重必須調理者驗報確寔卽將起病日期連結詳報務于一月內醫痊審解如仍不能報痊方准驗寔展限統計前後總不得逾三月限期承審官務卽速審招解再查定例內開承審案件逾限一月以上者罰俸一年逾限不及一月者罰俸三個月

刑案續增

卽于限滿之日卽扣三叅限期承審官如再逾分限不能完結照易
結不結例革職又定例承審人犯若無故遲延捏報患病希圖扣展
者照無故遲延例革職委員及各上司通同徇隱者照徇庇例降三
級調用等語今人犯患病既經勒定期限倘承審官如有稽遲應計
筭違限月日照例分別議處如以輕報重已痊捏報未痊有意遲玩
希圖扣展者令該督撫卽行據實嚴叅照例議處委驗官及該上司
扶同徇隱者一并照例議處仍令該管上司將各州縣報病事件隨
時稽察覈實嚴催如該上司不上緊查催依限揭報者照查揭遲延
例議處如此則承審官庶無玩延之弊而案件亦可速結矣

命下之日通行直省各督撫一體遵行等因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
日 題二十七日奉

旨依議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准咨

學政稽查批審之案承辦官懸蕩不結督撫留心整飭
吏部咨爲欽奉

上諭事准考功司案呈內閣抄出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初三日奉
上諭向來各省州縣詳革生監經學政稽查批審之案承辦各員以處分
不及率多任意遲擱冤抑者無從昭雪而頑劣之徒轉得遷延時日無
所做懲卽如山東學政謝溶生所奏教諭鄒國垣因事受贓訓導王木
擅買拐逃之女二案此皆富德任內批飭查審之案何至一二年之久
尙未完結可見外省辦事因循遲玩之陋習未能振刷而學政批行之
事地方官以非專管上司漫不經心更所不免此案若非謝溶生據寔
查辦竟至懸蕩不結何以肅吏治而整士風恐他省似此者亦復不少
可通行傳諭各該督撫令其留心整飭并諭學政知之欽此抄出到部
相應知照可也等因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浙省准咨

正限內完結之案承審官雖逾分限免其查叅

吏部爲請酌定承審等事該臣等議得廣西按察使梁翥鴻奏稱查州縣承審命盜雜案例有四月六月十月之正限其中又有兩月三月五月之分限正限內完結之案如逾分限一月以上者例應罰俸一年不及一月者例應罰俸三個月若正限內不能審結例載督撫將遲延之員咨叅到部或限內并逾限不及一月者罰俸三個月逾限一月以上者罰俸一年等語查正限內不能審結一屆限滿府司卽行揭報督撫咨叅照例于限滿之日起接扣二叅限期原無逾正限一月以上之事是以吏部凡遇咨叅遲延俱照逾限不及一月例議處罰俸三個月臣伏思正限內完結之案雖逾分限一月以上究在正限之內遲延之員尙議罰俸一年若將正限全逾自較逾分限一月以上之情爲重而定例反止罰俸三個月似覺輕重互異問官

巧於規避每有逾分限一月以上之案故意延至正限全逾咨叅後始解者轉滋延累之弊臣請嗣後州縣官逾正限不能審結之案經督撫咨叅到部仍照逾分限一月以上議處罰俸一年并請將逾正限分別一月以上不及一月之例文改正再承審之案惟其正限內不結始行咨叅斷無尙在限內之理例載或限內三字似屬衍文並請刪除則處分胥得其平問官無從規避案得速結犯免拖累等因具奏前來查定例官員承審事件命案限六個月盜案限十個月欽部事件及一切雜案俱限四個月六個月者州縣分限三月十個月者州縣分限五月四個月者州縣分限兩月府司督撫各扣應得之限審結又定例正限內完結之案逾分限一月以上者罰俸一年逾分限不及一月者罰俸三個月若正限內不能審結督撫咨叅到部或限內并逾限不及一月者罰俸三個月逾限一月以上者罰俸

一年卽于限滿之日接起二叅限期如逾二叅分限不能完結卽照
易結不結例草職等語是正限內審結與未經審結之案例有各殊
向由各該督撫扣限分別查叅臣部按限扣筭議處在案今該按察
使奏稱正限內完結之案雖逾分限一月以上究在正限之內遲延
之員尙議罰俸一年若將正限全逾自較逾分限一月以上之情爲
重而定例反止罰俸三個月請將逾正限分別一月以上不及一月
之例文改正等語查條例務在簡明辦理期于畫一承審事件既定
有正限自應俟限滿無完始行議處如果于正限內審結雖或州縣
府司互有遲延之處而通融計等于正限尙未逾違則事件並無貽
悞承審各官自應槩免叅處不必多立科條又設爲逾分限處分徒
滋煩瑣應請嗣後正限內完結之案承審官免其查叅如正限已滿
尙未審結該督撫卽行查明將遲延之員照例叅處逾限不及一月

者罰俸三個月逾限一月以上者罰俸一年仍于正限滿日接起二
叅之限如再逾二叅內應得之限者卽照例革職至例文內正限內
完結之案扣筭逾分限月日議處之條應行刪除其有州縣官至正
限將滿始行審解以致上司于正限外核轉卽扣筭逾違月日將州
縣官處分如係上司核轉遲延卽將上司議處如此則寬嚴允協旣
屬簡易可行亦自無輕重互異之處至該按察使所稱正限內不能
速結始行咨叅斷無尙在限內之理例載或限內三字似屬衍文並
請刪除等語查承審案件有係一官審結者有前官已因事離任經
接任二三官扣展始行審結者凡接任官遲延之案應將前任官一
并核叅其中或有承審未及一月之員例得免議如尙未滿限已承
審一月以上離任者卽應照限內卹事例議以罰俸三個月是限內
之例未便刪除應將該按察使所請刪除限內之處毋庸議等因于

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初七日題本月初九日奉

旨依議欽此于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准咨

戶部

戶役

入旂另記檔案人等為民有愿入何府州縣衛所之處聲明咨部吏部咨為咨查事先准戶部咨稱遵

旨會議具奏八旂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人等俱准為民一案內開凡在

京署任各員均不准其寔授文武官員停其陞轉旂缺除俟出缺裁

汰外如屆應陞應調之員應准其調補漢缺之處交吏兵二部定議

辦理再現在捐納候缺人員及開散進士舉人生員繙譯進士舉人

生員等亦即准其為民至如何考試錄用之處應交吏禮兵等部辦

理等因到部當經本部行文各衙門將現任文職各員及筆帖式并

捐納候補候選人員內凡係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人等一係詳悉

查明造冊咨送本部查辦在案今准各該旂陸續咨送另記檔案現

任文職各官及候補候選人員造冊咨送到部查各該旂冊內雖將

另記檔案及養子開戶之處開明而情愿入籍何省何府州縣衛所

之處均未聲明本部不便查辦應再通行各衙門將另記檔案及養

子開戶人等俱准為民者現在文職各官及捐納以及候補候選並

開散進士舉人生員繙譯進士舉人生員等承經造冊送部者務須

詳開履歷將該員愿入何省何府何州縣衛所之處聲明咨部其已

經造冊咨送之員從前未經聲明者應一體再行聲明補行送部以

憑查辦可也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浙省准咨

滿營僱用漢人由理事廳造冊交地方官查察造報不實及失察

徇隱分別議處

戶部爲滿營僱用漢人應請一體稽查事會查得河南巡撫圖 奏
稱竊照各州縣民人莫不編立牌甲登造冊籍蓋以稽查奸匪欲期
無可混跡也 臣欽奉

諭旨節制城守尉官兵屢赴滿營考校騎射等項見漢人之傭值于滿營
並在內貿易者頗多查此等民人一入滿城地方官每以非其所轄
未免畧而不察而該駐防官兵亦從不向地方官查詢其人之來歷
不過盤問本人究未可遽信爲確寔其中難保無奸徒預知地方官
稽查莫及或有緣事發覺改易姓名竄匿隱避之事是雖差役各處
踴緝一時恐難弋獲若不設法稽查似非慎重詰奸防微杜漸之意
臣思設立滿洲理事同知原係辦理旂民交涉事件若令將各旂所
僱民人姓名籍貫確查造冊交地方官查明備案事本甚便不致煩
擾且奸徒亦不敢托跡臣是以現今理事同知兆城將各旂所僱漢

人逐漸查明造冊交地方官查察立案倘嗣後再有僱用亦俱照此
辦理存案伏念滿營僱用漢人不獨河南一省爲然凡各省設有駐
防其情形大槩相同應否令各省將軍副都統等一體令理事廳將
各旂官兵所僱漢人查明造冊交地方官備案稽察等因前來查各
省民人向係責令州縣官編定保甲無論土著流寓按戶設立門牌
以備稽考惟是民人之赴滿營傭工力作者未經定有稽查專責之
條今該撫圖 奏稱查此等民人一入滿城地方官每以非其所轄
未免畧而不察而駐防官兵亦從不向地方官查詢其中難保無奸
徒或有緣事發覺改易姓名竄匿隱避之事一時恐難弋獲是以現
令理事同知將各旂所僱漢人逐漸查明造冊交地方官查察立案
等語查旂民交涉事件例係地方官會同理事廳查辦今豫省駐防
官兵僱用漢人該撫所奏令理事同知查明造冊交地方官查察立

案之處與族民交涉事件會同查辦之例相符應如該撫所奏辦理但官員失于查察若不定以處分殊恐奉行不力臣等酌議嗣後現事廳倘造報不寔并地方官不寔力查察者均照失于查察例罰俸一年如有奸匪改易名姓竄入潛匿有心徇隱者發覺之日照徇庇例降三級調用應俟

命下之日通行各該督撫暨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等轉飭一體遵照辦理可也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題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依議

田宅

不肖子孫盜賣祀產義田同謀買之人一體治罪有力之家自行勒石報官存案

刑部咨爲請定盜賣盜買祀產義田之例以厚風俗事准江蘇司傳

抄內閣抄出蘓撫莊 奏前事等因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三日日長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欽遵于五月二十一日抄出到部該臣等議得據蘓

州巡撫莊 奏稱直省士庶之家其篤念親友者每多立祀產以供先世承嘗立義田以贍同宗貧乏其祀產義田歲所取獲除完納條漕及春秋祭掃贍給支銷外所有盈餘俱儲積以備飢年之用江省上年歉收億萬窮黎無不仰給

天府間有故家大族凡經設立祀產義田者該族貧民卽係各動積存田租贍養雖所養無多亦于荒政不無小補惟是祀產義田係屬合族公業近歲糧價增昂田小子貴卽有等爲富不仁奸民設謀誘買則囑該族一二不肖子孫朝所欲得田產私立賣契給與半價卽令遠颺買者遂恃強佔踞礙收租利及控告到官每因得價者不能緝獲審結無期聽盜賣者執業卽緝獲審明又以例無治罪專條隨意

擬結以致富黠棍徒無所顧忌犯者往往不少夫以子孫而私賣祖宗祀先贍族之產卽屬不孝以豪富而謀買他族祀先贍族之產卽屬不仁不孝不仁皆不可不重治其罪伏查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內提督衙門議 奏不肖子孫將祖父墳園樹木砍伐私賣者分別治罪等因奉

旨依議欽遵現在刑部移咨內外畫一辦理臣查砍伐樹木固以攸闕風水觀瞻若盜賣祀產義田則既絕其先世之丞嘗復絕其族衆之生計其情更爲較重凡有不肖子孫私賣祀產義田者卽照私賣墳園樹木例治罪至私賣之人乃忍心貪利圖謀若僅照盜他人墳園木樹例治罪不足蔽辜應與私賣者同罪田產仍交原族收回賣價照追入官其有盜賣盜買宗祠者亦照此例辦理并飭地方官出示曉諭令各族將所有祀產義田坐落坵段各勒石家祠義莊并呈報地

方官立案庶祀產義田可以世守勿替偶遇歉歲貧族皆有所贖貸而不至于流移等因具 奏前來查例載子孫將公共祖墳山地隴隴投獻王府及內外官豪勢要之家私捏文契典賣者投獻之人問發邊遠充軍田地給還應得之人其受投獻家長並管庄人叅究治罪又雍正十年七月內據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張奏稱以已田一千畝作爲義田贍給族人請將義田官爲查核立冊存案載入縣誌不得擅賣擅買違者雖係的派子孫亦以盜賣官田論經部議覆准行在案又律載盜他人田宅賣將已不堪田宅換易者田一畝屋一間以下笞五十每田五畝屋三間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二年係官田宅各加二等等語今該撫奏稱子孫私賣祖宗祀先贍族之產卽屬不孝豪富謀買卽屬不仁請照子孫盜砍墳園樹木計數加罪定例一畝至十畝者杖一百加枷號三個月十畝以上卽行充發其富

室強宗罔誘謀買者應與私賣者同罪田產收回賣價入官盜賣宗祠者亦照此辦理并出示曉諭令各族祀產義田勒石報官立案等因查坟園樹木原因祖宗體魄所安故定例特嚴盜賣計數至十株以上卽擬充發此與原例所載子孫將祖坟山地朦朧投獻勢要者問發充軍皆爲子孫戕賊坟塋者重示之戒也若祀產雖屬先世承嘗所係究與祖宗窀穸之地有間至于義田一項則棕瞻養族党好義施仁之事又與祀產有別不得視爲一例臣等悉心酌議請嗣後祖宗祀產倘有不肖子孫投獻勢要私捏典賣及富室強宗謀吞肥產貪圖風水知情受獻受買各至五十畝以上者悉依投獻捏賣祖坟山地原例問發充軍田產收回賣價入官不及前數者卽照盜賣官田律治罪其交易買歷久宗祠者亦應計間數一體辦理若盜賣義田自應與祀產量爲區別應仍照議准內閣學士張 陳奏之例依

盜賣官田律治罪罪止杖一百徒三年以上謀買之人各與同罪若不知情者不坐似不必再照盜砍坟園樹木計數加罪例更立科條應將該撫所奏毋庸另議再查祀產義田必須立有確據方可按例治罪應令地方官出示詳悉曉諭嗣後有力之家聽其自行勒石報官存案卽田數無計亦必族黨自立議單公據以爲有犯者定憑倘公私並無確據藉端生事者卽照誣告律治罪如此則盜賣之法既嚴不肖者自知斂戢于興仁敦孝之風有裨而棍徒亦不得誣捏滋訟矣俟

命下之日付律例館纂入例冊通行直省督撫一體遵行等因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于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浙省准咨

駐防官員照兵丁例准其在彼置產安葬

兵部咨爲請

旨事本部謹 奏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內閣抄出奉

上諭各省駐防兵丁不准在外私置田產有物故者其骸骨及寡妻仍令各回本旗此定例也朕思國家承平日久在內在外俱已相安一體若仍照例辦理則在外當差者轉以駐防爲傳舍未免心懷瞻顧不圖久遠之計而咨送絡繹亦覺紛煩地方官頗以爲累嗣後駐防兵丁着加恩准其在外置立產業病故後卽着在各該處所埋葬其寡妻停其送京但各處情形不同兵丁內有無力置地營葬者亦未可定着該將軍都統等酌動公項置買地畝以爲無力置地窮兵公葬之用再向來此等駐防兵丁有因患病事故呈請回京到京後又復挑選差使者甚屬無謂今既准其在外置產安葬所有呈請回京之例着停止着爲例欽此欽遵仰見我

皇上睿慮周詳優卹駐防兵丁之至意臣等謹遵

諭旨通行各省駐防一體欽遵在案但查向例各省駐防官員或因老病解退或係物故家屬俱應回京歸旂但此內有由駐防兵丁陞用者亦有由京城補放者其原設駐防處陞用之人在彼居住年久而子弟人等既在彼披甲當差若仍照例令其回京則伊等已經立有產業轉覺遷移未便臣等酌議請嗣後各省由駐防兵丁陞用官員亦照駐防兵丁之例一體遵

恩准其在彼置產安葬其妻子家口不必回京若非原設駐防由京補放之員在任所告休草退併物故其骨殖家口情愿在外置產立塋居住者聽其自便有愿歸旂者仍聽其來京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爲此謹 奏請

旨等因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奏本日奉

例案續編 卷三十一
旨依議欽此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十日浙省准咨

燒鍋晒麩耗費粟麥嚴行禁止

戶部咨為欽奉

上諭事內閣抄出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奉

上諭民間燒鍋晒麩耗費粟麥在豐稔之年尚以民食攸關歷有明禁上年江省災後偏重賑恤銀米費至數百萬窮黎正在嗷嗷所賴二麥登場資以接濟恐奸胥市棍罔顧民艱惟利是視燒鍋晒麩之禁陽奉陰違以民生日用所急需飽其利壑蠹弊莫甚于此該督撫務飭屬員嚴行查禁毋使稍有隱匿其與江蘓毗連之浙江山東河南等省應一體嚴禁無令射利之徒托跡鄰疆肆行糜耗况浙江現在賑恤尤當嚴拿飭禁所司其寔力奉行勿僅以出示曉諭空文了事欽此于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二日浙省准咨

婚姻

改嫁之姑強賣孀媳比依疎遠親屬圖財強賣例量減擬流

刑部為圖產逼節買良為賤事該臣等會看得傅李氏嫁賣傅繆氏孫永清強娶給工人陳善為妻尙未成婚一案據河撫圖 疏稱緣李氏先嫁傅起用為妻生子傅章娶妻繆氏傅起用遺有田地十五畝并器物等項李氏改嫁悉歸傅章管理傅章物故繆氏撫養繼子幼女與弟繆坤同住守節過日李氏心懷不甘欲將繆氏嫁賣得其家產嗣李氏之侄李有貴往李氏家傅焜亦同在坐李氏復言要嫁繆氏言明聽伊等分用財禮俱各允從李有貴素知余鐸微媒託其覓主余鐸知孫永清工人陳善欲娶至孫永清家說知孫永清因與傅章有嫌與圖買氏使喚洩忿余鐸告知李有貴隨同傅焜往告傅李氏言明財禮錢文華永祿遂邀鄭有貴為立婚書定于二月初六

日早搶抬李有貴復邀李克明李有林同傅焜余鐸華永祿鄒大倫
齊至李氏家內李氏先往繆氏家看守嗣李有貴傅焜進屋即將繆
氏推至門外捺入轎中抬至孫永清家得財禮錢十三千李氏令伊
等依分而散孫永清即令陳善與繆氏成婚繆氏矢志被陳善毆逼
願死不從陳善畏懼不敢復強並未失節李氏與繆氏出門後即將
傢伙糧食牲畜衣物盡行搬回嗣繆坤回歸探知情由控縣飭審并
召草孫永清貢生屢訊不諱將孫永清擬流不准援減傅李氏比例

擬流 奏請

定奪援

赦免罪傅焜等分別擬以徒杖援免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孫

永清合依強奪良家妻女尚未姦污例杖一百流二千里至配所折

責四十板雖事犯到官在

恩詔以前但事關商謀搶買孀婦情罪較重不准援減傅李氏應比依疎

遠親屬圖財強賣擬絞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照律 奏請

恭候

諭旨遵行但事犯到官在

恩詔以前與犯法婦人免罪

救款相符應予援免該撫既稱傅焜李有貴余鐸華永祿同謀強嫁均合

依為從減一等律各杖一百徒三年李克明李有林應照逼誘隨行

止于幫同抬扛例杖八十陳善強娶繆氏由孫永清作主律得免議

但繆氏守節不從不合肆行毆逼應與代寫婚書之鄭有貴均合依

不應重律杖八十查李有貴傅焜雖事犯在

恩詔以前但事關商謀搶買孀婦情罪較重不准援減陳善李克明李有

林鄭有貴各杖罪均請援免余鐸華永清徒罪各減為杖一百折責

四十板時逢熟審減等發落逃犯鄒大掄緝獲另結所得財禮錢文
照追入官等語查陳善豈有不知伊僱主強買孀婦配伊乃強逼毆
打情殊可惡應不准援免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等因奉

旨依議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邸抄

倉庫

將倉穀借給攬戶與借結民人不同雖代爲買補不在開復

刑部爲特奏先虧後補等事該臣等會議得奏草魯甸通判袁金城
先虧後補以借作完與奏草古寨巡檢王宣會澤縣典史梁增冒籍
報捐并奏草試用知縣洪楷索借狗隱一案據署雲督愛 疏稱原
奏袁金城先虧後補以借作完及王宣梁增爲子侄冒籍報捐洪楷
索借狗隱各款逐一研鞠委無遁情查袁金城虧缺倉糧六百六十
一石已于未奏之先照數買足存倉應毋庸議又將常平倉穀四百

四十一石借給攬戶陳啟瑞等碾米抵還共米每石照銀五錢計筭
該銀二百二十兩五錢袁金城合依虛出通關硃鈔以監守自盜論
律准徒五年所欠穀米業經代民全完例應免罪開復其以穀抵政
不行詳明合依應申上而不申上律笞四十係公罪罰俸六個月又
王宣等爲子侄冒籍報捐袁金城並不詳查卽行批准應照不行詳
查例罰俸六個月聽候部議梁增等擬以杖徒援免等因具 題前
來應如該署督所 題袁金城合依虛出通關硃鈔以監守自盜論
四十兩斬係褫犯准徒五年律應徒五年所欠穀石已代民全完照
例免罪至袁金城將常平倉穀借給攬戶陳啟瑞等碾米抵還兵米
該員代爲買補還倉該署督疏請開復之處查陳啟瑞等係屬攬戶
並非民人袁金城將常平倉穀私借陳啟瑞等抵還兵米已屬違例
雖經代爲買補究與借給民人代民全完之例不符該署督所請開

復之處應毋庸議其以穀抵收不行詳明并王宣等爲子孫冒籍報捐並不詳查卽行批准均例應議處但已于本案革職應毋庸再議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卽抄

報解銀兩物料具批令解員役先行送科查驗

戶部咨爲通行事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准浙江司付稱准貴州司付送戶科移會內稱照得各省解部一切錢糧物料緞疋等項惟以批題爲據而本科稽察完欠亦全憑掣驗批題所以起解之時定例先具條限批文報科俟該員役赴部交完之日卽將部批實收送科查驗以杜掛欠遲延之弊近查各省領解員役有違例投批查驗者亦有交完之後私自潛回並不將批題送驗者甚至有同一省分同一解員任意岐悞辦理參差如浙省解交乾隆十九二十年

桐油絲綿等項批題俱送科查驗而黃茶批題並不送驗湖南省解交乾隆二十年黃蠟腳價等銀批題已經送驗而養廉滋生等銀批題又未送驗是否該管衙門未經給發文批抑係該解員役匿不投送在各省一切解項俱于行年造報奏銷冊內分晰開除彙總核筭若無批題查驗則款項果否相符數目有無欠少憑何稽查應對本科職司查察未便聽其違例辦理致滋錯悞違悞冒銷之漸相應移會貴部煩爲通行各省督撫鹽漕織造各衙門嗣後凡有報解銀兩物料一律備具文批責令該解員役資領文批照依條限日期先行赴科交投俟獲有部批寔收送科一併查對倘再有任意違例辦理經本科查出定行指名題參仍將乾隆十九二十年分未經本科查驗各批收逐一查明責令便員送科補驗以憑查核可也于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浙省准咨

各省領引繳銀具批飭令解員赴科投驗

戶部咨為移會轉行事本年四月十三日准戶科移會內稱查各省地丁漕米及關稅鹽課等項有闕錢糧者例有文冊批迴報科查核茶稅事同一例今各直省領繳茶引惟江寧四川兩省有文批送科其餘各省既無文冊報查亦無批收送驗其是否數目相符有無違限等弊憑何稽查相應移會貴部轉行各省嗣後凡按年領引繳銀等項務同江寧四川一律備具文批飭令管解員役親資投科俟掣有部批寔收再行送驗以便核發所有現在赴部領繳各員役希卽飭令遵照定例將批迴寔收送科查驗庶事何不致互異錢糧均歸慎重等因前來相因行文每年領引繳銀之浙江巡撫查照辦理可也于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二日浙省准咨

兵部

軍政

內地民人在番地聽許偽職為匪滋事分別治罪

刑部為審明定擬請

旨完結事該臣等議得閩督喀 等奏稱切照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據安南國將廣東民人李文光等十六名交托漳州鎮據失風外委把總沈神郎附帶回廈并有來書一函交單一紙卽經臣等恭摺 奏

聞在案隨將李文光等提赴省城臣鍾音率藩臬兩司嚴加勘問緣李文光與何輝夥販藥材于乾隆九年同往安南順化地方貿易遂與阮姓熟識互相往來另有祿賴狗狃地方亦係安南所轄土地肥美阮姓與祿賴留守袁全者自蓄陰謀欲圖踞佔值李文光何輝在彼生理誘入夥中許以偽職給以銀錢令赴祿賴造船招人行事又有謝

四李廷雄陳福符國勳流落彼疆并糾入夥俱由順化而至祿賴李文光招募工匠四十餘人採木造船教習拳棒遂被番官名詮者覺察捉拿在廠工人林明等與番軍互相格鬪將其番官毆傷身死番軍亦將林明等殺傷八九人其餘李文光一千人衆盡被拘執此係乾隆十二年四月十一日之事也迄今十載斃于番獄者二十餘人在彼逃脫者二人現在解回者一十六人內李文光何輝謝四李廷雄陳福符國勳等六人皆係同被誘騙預知謀情之犯其陳天吳昌貴陳紹興何品昌王仙莫欽葉一富瀨睿陳葉林文寶等十名係李文光所僱之工匠皆未知圖謀祿賴情由者也當李文光被獲時惟恐該國刑戮捏稱干總因放李開花罷職等語希圖脫騙解回其寔並非做過干總亦無放走李開花之事以上情節隔別研鞫矢口相同核之該國來字交單亦屬符合臣等查粵省邊界毗連安南商船相通由來已久內地民人或失風漂流或挾資貿易往來彼境者日繁有徒我

聖朝懷柔萬邦兼覆並載惟恐出洋人等不安本分騷擾番邦故凡交結外國誑騙財物引惹邊釁及潛住苗寨教誘爲亂貽患地方等類俱奉

欽頒會典着定科條稍有違犯從嚴懲治茲查李文光等在番滋事原由彼處土豪誘習而成當年敗露之日或被殺傷兼多監斃其餘生存人等幽禁多年不早解回決斷已屬在

恩赦以前惟是安南僻處蠻貊同沾

聖化彼時不敢將李文光等擅自加誅仍復送歸請示尙足嘉其懷服之忱伏思我

皇上包荒無外昭示大公所以緩輯遠方者在嚴懲奸慝應請將李文光

及何輝謝四李廷雄陳福符國勳等六人俱照文結外國詎騙財物
教誘爲亂例問發邊遠充軍李文光先在內地充兵後往外洋生事
尤屬不法應請解部發往黑龍江等處給與披甲人爲奴以示炯戒
陳福年逾七十仍照例收贖至陳天等十人俱係李文光造船僱募
圖趨工資途窮依附並非知情爲匪之徒均請解回各原籍交與親
族保領收管不許再行出境再廣東千總黎德輝與閩省把總沈神
郎胡連鳳在彼自相爭鬪各訴是非一節現查黎德輝現在安南無
從查問曲直應俟黎德輝回粵之日另行訊擬完結理合會摺具
奏等因一摺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查律載軍人私出外境因擄掠而傷外京人
爲首者斬監候爲從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等語今李文光曾在內
地充兵敢私出外境受財造船招衆聽許僞職以致林明等毆死
番官殊屬不法僅照該督等所擬發遣爲奴未足蔽辜應將李文光
改照軍人私出外境而傷外境人爲首者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秋
後處決何輝謝四李廷雄符國勳陳福均依爲從律發邊遠充軍查
貪妻室定地發遣陳福雖年逾七十不准收贖陳天等十人該督等
雖稱俱係造船僱募審非知情爲匪但圖利依附亦屬不合應將陳
天等均照不應重律杖八十遞回各原籍交與該地方官嚴行管束
不許出境至于總黎德輝與把總沈神郎互鬪之處應令該督等俟
黎德輝回粵之日另行訊擬完結可也等因奉

旨李文光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
一日邸抄

廩收

宰殺耕牛並私開圈店及販賣與宰殺之人計隻重于本罪者照

盜牛例治罪

刑部為遵

旨議奏事浙江司案呈准江西司傳抄內閣抄出江西按察使賴崇阿奏
宰殺耕牛並開圈及販賣者初犯計隻重于本罪照盜牛例治罪請
于原例下添註明晰庶宰殺過多者即得按擬以儆奸徒而重農務
等因具 奏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欽遵臣等伏查例載宰殺耕牛並私開圈店及販賣
與宰殺之人初犯俱枷號兩個月杖一百再犯發附近克軍殺自己
牛者計隻照盜牛例治罪故殺他人牛者仍照律杖七十徒一年半
若計隻重于本罪者亦照盜牛例治罪等語蓋以私宰耕牛有妨農
務而圈店為私宰之藪販賣係私宰之媒不得不嚴立科條是以盜
牛一隻至三隻罪止枷號四十日杖一百而宰殺開圈販賣初犯雖

止一隻亦即枷號兩個月杖一百其罪加重于偷盜例載甚明如果
計隻在四隻以上自應照例從重治罪例原舉重以包輕也今該按
察使奏稱例內未有明文誠恐各州縣遇有初犯宰販之案無論多
寡概擬枷責完結若不奏請申明奸徒不知儆畏等語應如該按察
使所奏宰殺耕牛並私開圈店及販賣與宰殺之人初犯俱枷號兩
個月杖一百若計隻重于本罪者照盜牛例治罪于原例內添註明
晰免致援引岐悞俟

命下之日付律例館添註例冊并通行直省各督撫一體遵行等因乾隆
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于乾隆二十一年閏九月二十二日准咨

郵驛

驛站應付廩給多支數在十兩內外分別降罰

吏部咨爲請

旨事本部奏前事據直督方 咨宣化府屬供應乾隆十五年分過往員役廩給口糧銀兩一案查懷安縣知縣今捐陞江蘇江寧府同知孔傳炯前在懷邑任內所管懷萬二驛通共多應付過銀一錢二分除飭令歸入餘剩銀內解送藩庫外相應咨參等因到部查定例官員多支驛站錢糧者降一級調用如多支後隨即扣解者罰俸六個月等語臣等伏查驛站錢糧關係緊要違例濫支者自應嚴立處分但查應付銀兩有數目多寡之不齊而臣部例內向無查明數目分別議處之條是驛站官員應付錢糧廩給稍有濫額之處無論多寡一槩議以隆調揆之情理未爲允協臣等酌議請嗣後驛站奏銷各官其一年內應付錢糧廩給多支在十兩以內者降一級留任十兩以上者降一級調用其銀兩于驛站官員名下追出解交藩庫如多支

後未及一年奏銷之期隨即扣解者仍照例罰俸六個月庶條例分明而辦理不致無別如蒙

俞允所有陞任懷安縣知縣孔傳炯議處之案卽照此例辦理臣部載入

例冊永遠遵行等因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浙省准咨

例案續增新編卷三十九

例案續增新編卷三十九

刑部

賊盜

造妖言妖言

逆詞訕謗當明正典形不得藉稱瘋顛僅予杖斃
逆案內錄寫邪妄之詞問發黑龍江給披甲為奴

盜園林樹木

盜賣坟樹案內應充發者發邊遠充軍

常人盜倉庫錢糧

船戶偷竊官鉛照常人盜倉庫錢糧科罪

強盜

仇盜未明之案審明是仇非仇即行咨部銷案

卷三十九目錄

無名身屍流入本境而能跟究克犯人贓并獲從優議敘

白晝搶奪

網取海外塘魚致死事主仍依凡鬪擬絞

搶奪捆縛事主比照搶奪傷輕平復擬軍

竊盜

行竊拒捕連殺一家二命改擬斬決

空言禁嚇照拒捕不傷人例量減擬徒

一人行竊臨時行強及一人行竊臨時拒捕雖免叅踈防仍照案

例扣限查叅

發塚

創墳中途即回與隨同創掘有間減等擬徒

人命

謀殺

圖財謀命重贓証懸虛僅以自認供詞為詞駁案

姦姦謀死復拐賣幼童假充捕役嚇詐財物照光棍例斬決

姦夫

姦婦自令姦夫勒死比照故殺律減一等問擬

鬪毆及故殺人

其毆命案之餘人雖係刃傷亦止科滿杖

鬪毆人致死

圖產偏嫁孀嫂致令自盡比照定擬

捏姦唆使毆斃比照因姦威偏人致死問擬

誤摸身上捐軀自盡與調戲致死有間比擬杖流

鬪毆

奴婢毆家長

短僱工人毆死僱主同凡論不准援 赦

同凡論相毆

毆三骨斷因風身死雖非致命不准援原毆傷輕例免抵

毆大功以下會長

有關倫常命案待質年久應將現犯先行審擬

毆傷大功卑幼一家非死罪二人比引科斷

毆期親會長

故殺胞兄有一縷可原稍為末減

訴訟

越訴

據拾律文造成條款陳 奏錄用發黑龍江安插

誣告

串詐不遂誣告悖逆改發寧古塔烏喇地方當差

誣告故縱逆黨牽控多人發往黑龍江當差

詐偽

私鑄

私鑄破碎不成錢比照偽造印信未成擬流

私銷制錢無論大小均照新例一體治罪

犯姦

奴及僱工人姦

調姦服叔之婢女致令自盡不照常人科斷

雜犯

賭博

窩造賭具比照存留賭博加一等問擬

捕亡

獄囚脫獄及反獄在逃

命盜重犯脫逃初參限滿造冊詳咨隣省通緝

斬決重犯越獄限內拿獲不准開復

在逃人逃

裁驛徒犯脫逃以知縣為專管知府為兼轄分別查參

斷獄

重犯不加枷鎖以致自盡該管有獄官分別降調

重犯不加枷鎖以致自盡該管有獄官分別降調

非疑似難檢之傷雖自行復檢究出實情仍照例議處

非疑似難檢之傷雖自行復檢究出實情仍照例議處

屍傷未檢不准率結

屍傷未驗即行定案駁案

死囚覆奏待報

案犯應入情實者仍於題覆時聲請記檔咨行文內毋庸敘入並不許提塘抄發

例案續增新編卷三十九

錢塘沈如焯澆齋編輯

乾隆二十一年下

刑部

盜賊

晉妖書妖言

逆詞訕謗當明正典刑不得藉稱瘋顛僅予杖斃

刑部為欽奉

上諭事乾隆貳拾壹年肆月貳拾伍日內閣奉

上諭據方觀承奏搜獲山東拿獲妖言人劉德照字帖一摺此案前據白

鍾山奏該犯供詞似類瘋顛俟親訊明確定擬等語國家承平休養

地廣人眾良莠並生奸頑讒匿不能保其必無惟在各督撫權其輕

重辦理得宜斯足以正人心而維風化近來督撫往往以迹類瘋癩
奏請杖斃完結不思此等匪類若不過詞語不經妄言災禍詭誘鄉
愚或生事地方訾議官長杖斃已足蔽辜如其訕謗本朝詆毀干犯
則是大逆不道律有正條卽當按法定擬明正典刑妻子緣坐不得
坐以瘋癩曲爲原解僅予杖斃徒使律文虛設廢法從輕而傳聞者
不知其惡逆大罪轉疑草菅民命非所以明罰勅法警戒冥頑也若
云具題有需時日何不速行定案限行飛遞較于具摺更速也此案
劉德照逆詞內有與明興漢及削髮擗繩等語悖逆已極當此光天
化日之下如此肆行狂吠豈瘋癩人語耶着該署撫速行嚴審按律
定擬具奏并宣示各省督撫令知刑章所係法不可弛欽此乾隆二
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浙省准咨

逆案內錄寫邪妄之詞問發黑龍江給披甲爲奴

刑部爲拿獲匪犯事該臣等會看得逆犯劉德照案內續獲緣坐人
犯劉海等并獲解薛玉普等一案據原署東撫白 疏稱緣劉德照
妄造逆詞業經審擬正法茲准直省拿獲薛玉普張姓卽僧人珍環
朱小會咨解來東并據濮州拘獲劉海劉馬及劉德照之子劉鴨子
到案親加研訊劉海劉馬劉鴨子均係劉德照之親姪分居已久住
居各境僉稱不知劉德照造逆情事至薛玉普曾與劉德照同做畫
匠并塑像生理乾隆十九年六月間薛玉普在開州廟內塑像并畫
牆壁人物劉德照前往帮工輪值朱小會供飯劉德照將伊所畫牆
上故事指問朱小會見所畫係劉關張結義故事遂云明白其事劉
德照轍以朱小會明白弟兄三人下西川詩句牽供在案今嚴訊朱
小會堅稱素不識字并未見過劉德照之詩又張姓卽僧人珍環在
開州侍郎寨廟內住持乾隆十八年春間珍環曾在該處人字街見

牆上寫有三清四水等字樣認作字謎記回寫出看讀不明至十九年六月中旬薛玉普至廟塑像珍環說及前項字謎取出與看薛玉普亦不能詳解越日劉德照至廟幫工薛玉普將前字轉給觀看劉德照指爲藏頭詩湊成三清四水化八仙等句嗣復編入逆詞之內今嚴訊珍環堅稱不知劉德照編造逆詞情事將劉海劉馬依律擬以斬決劉鴨子擬給功臣之家爲奴張姓卽珍環擬發黑龍江爲奴薛玉普朱小會擬徒等因具題前來查律載凡大逆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男十六以上皆斬其男十五以下給付功臣之家爲奴等語劉海劉馬係劉德照之親姪雖住居各境訊不知情但律應緣坐應如該署撫所題劉海劉馬應依律擬斬立決該署撫旣稱劉鴨子訊明年止十三歲應照律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張姓卽珍環所寫三清四水等字樣雖據供稱認作字謎不知係邪妄之詞但該犯

出家爲僧不安分潛修輒將牆上塗寫之字混行錄寫給人看視實爲多事之徒應請將珍環照劉維周之例發往黑龍江給與披甲之人爲奴薛玉普將珍環所寫之字留藏給與劉德照觀看雖非有心傳播究係妖妄之言薛玉普合依他人造傳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律杖一百徒三年朱小會雖稱未見劉德照邪詩但與之妄談結義故事亦非善類應比照大逆知情不首杖流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劉德照之長兄劉德欣據伊子劉海及地鄰供稱逃荒至河南三十餘年已經身死然無確實指據應移咨河南省并飭濮州再加查緝另結等語均應如該署撫所題完結可也等因奉

旨劉海劉馬改爲應斬俱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乾隆二十一年八月

初三日邸抄

盜賣墳樹案內應充發者發邊遠充軍

刑部爲請

前事福建司案呈准廣東司傳抄據廣撫鶴 咨開奉准部咨准提督咨稱所有本衙門奏前事內開呈查例載兒子孫將祖父墳園樹木砍伐私賣者照違令律治罪私買者罪同奴僕盜賣者計贓加竊盜一等治罪盜他人墳園樹木者計贓准竊盜論其盜賣墳塋之房屋碑石磚瓦木植等項均照此例治罪私砍樹木等物分別入官給主等語臣衙門向來遇有此等案件均照前例辦理折責二十板發落完結伏思墳園樹木風水攸關爲子孫者不能加意栽培轉欲私售圖利卽屬不孝其奴僕于家主名分尤嚴乃敢罔顧恩義輒將家主墳園樹木砍伐盜賣情殊可惡且附近京城地方樹木茂盛一望菁蔥始足壯觀豈容任意砍伐祇緣向來立法太輕以致不肖之徒無所

顧忌犯者往往不少臣請嗣後墳園樹木除是在枯乾者許其呈該管官詳查明確准其砍伐外如有不肖子孫將祖父墳園樹木砍伐私賣一株至十株者杖一百加枷號三個月如在十株以上卽行充發奴僕盜賣者罪同盜他人墳園樹木者杖一百加枷號一個月其盜賣墳塋房屋碑石磚瓦木植者亦照此例治罪至于私買之人若不嚴加懲創恐市井無賴貪利引誘則盜賣弊端仍難杜絕嗣後有犯者請亦照現議盜他人墳園樹木之例一體治罪所有私砍樹木等物分別入官結主如此則小人咸知儆懼而私買私賣之弊自可除矣等因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查照在案此誠申明孝義嚴懲奸徒惠及枯骨至意伏查律載充軍人犯原有附近邊衛邊遠極邊烟瘴外遣之殊今奉行原奏內開子孫奴僕將祖父家主墳園樹木砍伐私賣至十株以上

賊盜

卽行充發並未指明何項充軍抑係發遣遇有干犯難以援引相應
咨請部示等因前來查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准提督衙門拿
送李三砍伐祖塋樹木數至十株以上經本部將該犯問發邊遠充
軍在案應令該撫遇有此等案件卽照李三之案辦理并傳知各司
轉行各督撫一體遵照盡一辦理可也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
准咨

船戶偷竊官鉛照常人盜倉庫錢糧科罪

刑部爲回明事該臣等會看得孫亮山等偷賣貴州委員解運鉛觔
一案據直隸總督方 疏稱緣孫亮山駕舟爲業乾隆十七年九月
十六日撞遇素識之曹二王鬍子詹六彼此道及貧難孫亮山起意
盜賣官鉛聲言貴州委員解鉛進京現在僱船起運令曹二等先覓
買主伊自行攬載偷賣分用曹二一先從隨先往尋覓買主孫亮山

卽赴天津王美公船行攬載官鉛五百五十塊運至白廟地方曹二
等迎見告知尋無買主孫亮山以鉛觔在船不便盜賣卽令曹二一
找至居住河干素相認識之楊五家內將偷賣官鉛情由向楊五說
知欲在伊家卸放許俟變價均分楊五依允遂將鉛塊乘伎郎貯家
中次日曹二詹六楊五先携鉛三塊賣與不識姓言人得錢六千二
百文各犯正在商賣適船行王美公尋至該處鳴同牌頭李大前赴
楊五家盤問起獲原鉛連犯送縣屢審不諱將孫亮山擬絞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常人盜倉庫錢糧不分腹裏沿邊沿海但入已數滿
三百兩者擬絞監候各等語今孫亮山盜匿解運鉛觔計贓在三百
兩以上自應按例定擬孫亮山不應如該督所題照竊盜律計贓治
罪照依常人盜倉庫錢糧數滿三百兩者絞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該督既稱曹二王鬍子詹六均合依爲從減一等律應杖一百流三

千里楊五圖利寄頓夥同轉賣雖屬不合但始初究未同謀應照爲
從例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所少鉛塊據船行王美公照數賠補
同起獲鉛觔一并給付委員收領仍應在各犯名下照追王美公所
賠鉛塊價值給還再查各犯事犯到官在

恩詔以前除孫亮山係盜賣官鉛擬絞與 赦款未符曹二王翳子詹六
夥盜官物情罪較重與尋常竊盜不同各所得流罪應俱不准援減
外楊五所得徒罪應減爲杖一百等語查律載竊盜窩主若不造意
分贓而不行仍爲從論等語今楊五雖未同行但已寄頓分贓未便
另爲未減應仍照爲從律杖一百流三千里雖在

恩詔以前不准援免餘均應如該督撫所題完結等因奉
旨孫亮山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初一

日賜抄

仇盜未明之案審明是仇非仇卽行咨 部銷案

兵部咨爲通行事查各省仇盜未明之案續經審明寔係盜殺例應
補叅踈防卽審明是仇非盜亦應咨報本部以便銷案乃各省此等
案件審明咨部銷案者甚少相應行文浙撫將乾隆五年以後仇盜
未明之案卽速查明曾否審明題結開寫案由分別已經審結若干
件未經審結若干件造冊送部備查並行令嗣後仇盜未明之案如
審明是仇非盜卽行咨報本部以便銷案可也爲此合咨前去查照
施行 乾隆二十年十月十七日浙省准咨

無名浮屍流入本境而能根究克犯人贓并獲從優議敘

吏部爲請獎等事考功司案呈內閣抄出湖南巡撫陳 奏稱湖南
常德府之武陵縣爲雲貴兩省往商船隻必由要津自貴州鎮遠府
至武陵灑河一道計長一千里入泊里灘高水險商賈往來俱用麻

陽小船裝載常有覆溺之事而盜賊亦所不免臣到任後檄諭沿河屬員防範稽查武陵縣知縣王粵麟于土年十月初十日到任訪聞九月二十二二十四等日上流浮屍二軀先後淌至境內村民撈獲隨地掩埋未經報官王粵麟前往起驗先驗一屍見所穿衣服似係商覆形像繼驗之屍亦復相全疑有全日謀害之事一面填圖通報一面遣人直至貴州鎮遠縣船行查明號簿有麻陽船戶陳轉連等于九月初三日在鎮遠船行鄭思太行內攬載客商高璟高義仲二人攜帶行李貨物開船赴常檢查武陵船行號簿此船未抵武陵明係中途潛逃一面密差關會麻陽縣拘查陳轉連等一面另差人沿河訪緝適遇山東商邱縣貿易人高珣因其子高義仲及弟高璟攜帶銀三千五百餘兩由鎮遠開船久無信息而署麻陽縣秦鏞已將陳轉連移解到常王粵麟設法盤問供認于桃源地方同弟陳連登

將高姓兩客深夜推入水中將銀兩用桶抬回埋藏在家等情王粵麟一面傳喚屍親高珣認屍一面密差典史鄒鏡押犯往麻陽起贓即將所埋地內贓銀三千餘兩起獲先結屍親領去夥盜陳連登先已改名周仁富他處貿易王粵麟懸賞專差緝至龍陽縣地方協同桃源龍陽兩縣差役拿獲又拘獲知情不首之水手陳世泰前據王粵麟審明由府解司按察司夔舒審擬陳轉連以船戶而溺死孤客二命棄屍河中携取贓銀三千五百餘兩而情事兇險異常非謀財害命者可比現照江洋大盜例將盜首陳轉連夥盜陳連登均立決梟首示衆庶湖南一帶河道之奸匪知所警懼除核疏具題外查地方官緝獲隣境盜首原有議敘之例臣現在疏內聲明聽候部議惟查此案船戶在于麻陽僱船在于貴州被害在于桃園客人之屍流至武陵地方村民撈獲已經掩埋向來州縣官相驗此等浮屍止

例案續增 卷三十九
將傷痕通報因無緝究之責未肯寔力根究通緝遷延每多漏網今
武陵縣知縣王粵麟訪聞起驗疑係客商被害差人直至貴州提取
船行號簿與武陵號簿核對得其船戶姓名立即拘到訊供一面訪
查屍親一面迅速起贓立將三千餘兩之贓銀全數起獲盜首夥盜
亦皆全獲二命被害之沉寃得以昭雪江河充盜不致漏網寔係竭
智盡能寔心辦事之員與尋常據關拿獲隣盜者不同若地方官相
驗無名浮屍皆能如此留心設法偵緝則謀命之兇頑有犯必懲于
地方河道寔有裨益臣用是附摺陳請仰懇

聖主將王粵麟議敘稍加優異并請嗣後如有隣境無名浮屍流入本境
而能驗明根究兇犯人贓并獲者亦俱從優議敘以異于止能緝獲
盜犯之案是亦鼓勵勞員劊懲兇頑之一端也所有緝獲兇盜從重
究擬及附請議敘緣由理合繕摺具 奏伏乞

皇上訓示謹 奏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奉

硃批此固王粵麟之寔心任事亦汝之董率有方王粵麟寔堪嘉予着送
部引見該部知道欽此千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准咨

網取海外塘魚致死事主仍依凡開擬絞

刑部為兇毆致死事據署浙撫喀 疏稱緣李焄籍隸閩省與陳老
二素不認識有閩省船尸洪長興在侯官縣領照出洋捕魚因水手
洪順辭歸僱李焄頂駕由入井汛掛號出口乾隆二十年七月船泊
定海白沙港地方搭廠晒簷七月十二日船乏淡水李焄同水手黃
茂至內塘扛水黃茂見塘內有魚疑為官塘取網往捕被塘主陳貴
侯工人陳老二見而奪網李焄聲言魚係公物陳老二詈罵李焄取
用扛水竹棍向毆陳老二棄網奪棍兩相推攘各不手鬆李焄用力
一推陳老二失足側跌沙塗李焄隨勢仆跌致竹棍橫壓陳老二左

脇連肋陳老二傷重旋即殞命屢審供認不諱查海外塘魚李莽疑
為公物即行網取與白日竊取內地無人看守之物不同應以凡聞
論將李莽依律擬絞監候洪長興等擬杖等因具題前來據此應
如該署撫所題李莽合依閉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
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署撫既稱李莽雖供母老丁單但在
外省犯事例不准留養毋庸議洪長興出洋捕魚私頂水手應照違
制律杖一百黃茂謝行聽從頂替各照為從減一等律杖九十船隻
給領駕回屍棺飭屬領埋等語查擬杖之洪長興等時逢熱審照例
減等發落餘均應如該署撫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
五日題十七日奉

旨李莽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搶奪捆縛事主比照搶奪傷輕平復例擬軍

刑部為欺孤克傷事據浙江撫楊咨稱餘姚縣賊犯邵阿孟等搶
奪蓮花庵僧覺安一案緣邵阿孟與邵廷臣楊維仁楊鼎雲葉應杰
俱係傭佃營生素不為匪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楊維仁因年
荒米貴難以度日稔知蓮花庵僧人覺安積有米糧起意糾約向覺
安借米如不允給即硬行搬取各皆允從即於是日共夥五人俱係
徒手並未執械至該庵門首時已傍晚楊維仁見庵門已閉令邵阿
孟敲門捏稱天晚路遠不及回家借庵歇宿覺安不肯開門邵阿孟
又言止借庵內憩息片時即去覺安聽信開門邵阿孟等四人遂一
齊擁進止留楊維仁在門外等候邵阿孟向覺安借米燒飯覺安驚
懼避入卧房將房緊閉邵阿孟用脚踢門覺庵情極持斧開出砍傷
邵阿孟鼻梁邵阿孟將覺安推倒擊地邵廷臣等攫取米豆銅錢等
物邵阿孟恐該僧追趕令邵廷臣尋出草繩將覺安捆縛時已昏暮

各犯攜贓至楊維仁家依分不等而散報縣會勘獲犯錄供通詳屢
審供認不諱此案雖係楊維仁起意搶奪寔係邵阿孟臨時起意拒
捕捆主查搶奪條內並無拒捕未傷人者作何治罪明文若照搶奪
本律定擬未免情重法輕邵阿孟合依比照搶奪傷人傷非金刃又
傷輕平復例發邊衛充軍僉妻發遣楊維仁起意搶奪應照搶奪本
律杖一百徒三年楊雲訊無幫同細縛情事應照搶奪為從律減
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各照例刺字邵廷臣葉應杰已經病故應毋
庸議段邦佐寄頓贓衣知而不首應照知竊盜贓而寄藏減故買坐
贓論一等律一兩以下笞二十減一等笞一十熱審寬免各犯訊無
劫竊別案亦無親屬知情分贓均毋庸議已起之贓給主未起各贓
照估追賠等因抄招咨達前來據此邵阿孟等均應如該撫所擬完
結仍令照例彙題可也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准咨

行竊拒捕連殺一家一命改擬斬決

刑部題為稟報事該臣等會看得亞子梁喬行竊拒捕殺死梁先梁
香二命一案先據護理廣西巡撫德福以梁喬偷摘梁先等田野粟
米殺死梁先梁香二命雖係一家但由拒捕非屬謀殺將梁喬依罪
人拒捕殺所捕人律擬斬監候等因具題經臣部等衙門以梁喬偷
摘梁先等粟米梁先見而奪取梁喬轍拔柴刀砍傷梁先太陽咽喉
食氣噪等處登時斃命梁香上前救護該犯復用刀連砍梁香額角
等處逾時殞命該犯既連殺二命肆意逞兇何以僅擬拒捕殺人殊
為未協應令該撫再行確審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 去
後今據原任廣撫衛 疏稱梁喬偷摘梁先等地內粟米梁先見而
奪取并扭住梁喬胸襟梁喬轍拔腰佩柴刀砍傷梁先太陽咽喉等
處登時斃命梁香上前救護梁喬復用刀連砍梁香額角胎膊移時

殞命是該犯連殺一家二命與殺一人之情罪較重前照罪人拒捕殺所捕人律擬斬監候寔屬情重法輕伏查乾隆二十年五月內准部議覆晉省榆次縣民石繼昌札死石如玉并子石帝禧二命一案仍照開殺絞罪定擬因係致死一家二命將絞候改為絞決具題請示為定例奉

旨依議通行欽行在案今梁喬拒捕殺死一家二命情事相同梁喬應照此定擬將原擬斬候改為斬決先行刺字等因具題前來查梁喬拒捕殺死一家二命與石繼昌情事相同應如該撫所題梁喬原擬斬候應改為擬斬立決等因奉

旨梁喬著卽處斬餘依議欽此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十九日邸抄

空言禁嚇照拒捕不傷人例量減擬徒

刑部為石邑鄉民等事議得據浙撫楊咨稱石門縣事主勞瓚家

被竊獲賊羅三卽羅天章等一案緣羅三籍隸德邑有伊表外甥陸大章住居仁邑時常往來與楊阿天熟識乾隆十七年六月初二日維三在于大麻村看戲路遇楊阿天知伊在勞瓚家傭工隨誘令引線楊阿天應允羅三回德糾約章二卽章元德陳聖輔卽唐聖輔于初四日搖船至陸大章家商同人夥楊阿天言事主家淇河水淺槽船不能進港羅三又叫陸文忠另划小船一隻卽于是晚在陸大章家會齊分坐兩船至安坵高橋時已深夜將船櫓停泊港外各犯齊上划船至事主屋後河埠上岸羅三攜帶鉄鑿紙煤火筒餘皆空手並未執持器械火亮羅三章二在事主屋東墻下用鑿掘洞同楊阿天章二陸大章先後鑽人楊阿天引看門戶與陸大章開好側門放人陳聖輔陸文忠潛至事主庫門天井內等候接賍羅三章二將勞許氏房門撬脫進內羅三先竊皮箱一隻携放天井復身進房邊章

二又在房肩箱走出黑暗之中將門碰倒勞許氏驚覺喊叫羅三卽
携取衣包慌忙趨出口稱不要喊將賊遞與楊阿天令其快走勞許
氏喊叫不止羅三恐人聽聞趕追又稱東西拿了老子們去了之語
斯時章二先同陸文忠扛箱逃出楊阿天將衣包轉交陳聖輔羅三
同陸大章將先放天井之箱扛抬奔逸下船回至陸大章家俵分而
散事主報縣會營勘報通詳飭緝題參疎防并一叅咨部在案緝獲
楊阿天供出夥窩各犯先後差捕勒緝各犯到案起有原贓錄供通
報屢審供認不諱查勞許氏初供火光一亮約有六七人口說官話
財物在那裡等語似屬行強再三嚴詰該犯堅供撬門進內之時事
主並未知覺陸大章俱在天井等候並未進內羅三先將皮箱竊出
在外後因章二肩箱碰門倒响事主驚醒喊叫羅三取火煤照看逃
出恐人聽聞起追一面携箱出外一面口稱不要喊事主喊叫不止

又稱東西拿了老子們去了之語其時已在竊出贓物之後並未明
火攪贓至于索問財物不特各犯矢口不承卽勞許氏之兄許履安
查詢明確在縣供明其非行強無疑第查各犯共謀行竊被事主驚
覺羅三惟止空言禁嚇並無格拒似與拒捕不傷人之例稍有間羅
三卽羅天章合依竊盜臨時拒捕不傷人者首犯發邊衛充軍例減
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到配折責四十板陸大章楊阿天陳聖輔卽唐
聖輔陸文忠均合依爲從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到配各折責三
十五板俱刺字各犯到官事在乾隆二十年六月初七日

恩詔以前羅三卽羅天章等應各減爲杖一百折責四十板並免刺字通
回各原籍交保安插再 倍處章二卽章元德先於乾隆十七年六
月行竊德邑事主高子銘家擬徒發配逃回又于十八年十二月日
行竊德邑事主戴有忠家又于二十年五月行竊德邑事主陳廷貴

家未經報案其為怙惡不悛連竊多家未便輕縱章二即章元德台
依積匪猾賊為害地方審定不論曾否刺字發邊衛充軍例應發邊
衛充軍供內無妻室單身發遣仍照例刺字該犯到官雖在乾隆二
十年六月初七日

恩詔以前係積匪猾賊不准援減各犯訊無同居親屬隣保亦非知情容
隱均毋庸議已起之贓先結主領未起各贓照估追賠賊船賊具久
經燬變請免起追此案訊無強劫情事所有原叅職名應請咨銷等
因抄咨達前來查羅二起意行竊被事主驚喊不思奔逸輒敢用
言嚇禁該撫已將羅二從軍罪量減一等雖事犯在

恩詔以前所擬徒罪不應再減應令該撫將羅二定地充配餘均應如該
撫所擬完結仍令照例彙題至咨銷疎防文武職名事擬吏部兵部
應將原咨抄咨送吏部會同兵部議可也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

一日准咨

一 人行竊臨時行強及一 人行竊臨時拒捕雖免叅疎防仍照例

案例扣限查叅

吏部為請咨部示事准山東巡撫愛 咨稱查處分則例內開竊盜
臨時同夥拒捕與白晝夥眾搶奪殺傷人者若未經獲賊而為首及
下手之兇犯未獲者俱照強盜案件初報即將端兼統轄各官揭叅
疎防勒限比緝悉照強盜例分別議處等語是竊盜拒捕必係臨時
同夥而又殺傷人者方照強盜例揭叅疎防承緝若止一人拒捕殺
傷人而無同夥或雖係同夥拒捕而不殺傷人或雖殺傷人而係棄
財逃走追逐拒捕並非臨時獲贓格開者似俱不應照強盜例辦理
矣又例載凡有一人行劫及一 人行竊臨時行強之案仍照舊例毋
庸 題叅疎防如限滿不獲仍照例叅處等語此條所重在強劫故

雖賊止一人僅得免叅疎防至限滿不獲承應照盜案承緝督緝之例將印捕兼統各官俱行開叅也再查疎防例扣四月承緝例扣一年惟命案緝究初叅扣限六個月前有觀城縣生員張琬家被盜等案因係一人臨時行強免叅疎防扣滿一年之限詳蒙咨叅奉有部覆在案至於竊盜一人拒捕殺人之案既非強劫又無同夥向來俱照命案緝究例扣限六箇月止叅州縣印官查有濮州王玉之母王氏被賊拒捕毆傷身死一案因係是竊非強賊夥是否只有一人難以懸定祇將承緝不力之知州顧居莊咨叅奉部照緝究例議處亦在案然從前辦理每多參差不齊如前在案被賊拒捕毆傷身死一案又係照盜案例將印捕兼統各官俱行咨叅與王玉之案事同而辨異殊未畫一又查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內曲阜縣民楊奉梅被賊拒捕扎傷身死一案查係一人行竊拒捕照緝究例扣限六箇

月將前任知縣孔傳松詳蒙咨叅奉准吏部以此案係一人行竊臨時行強限滿不獲應照盜案例議處行令將捕官及督緝各上司查明補叅敢不祇遵但楊奉梅之案寔係一人行竊拒捕致死人命並非臨時行強現有原詳可查與一人行竊臨時行強仍照盜案扣叅承緝之例似屬不符此案重在人命是以詳叅緝究若但止一人行竊拒捕並未殺人原無叅緝之例且若照盜案承緝例叅處即應扣滿一年之限似不應照命案扣限六月矣今查歷來辦過成案既不畫一細核定例實有未符現據冠縣以該縣民劉緯被賊一人行竊拒捕毆傷身死兇賊未獲應作何扣限開叅詳請核示伏思一人行竊強及一人行竊臨時行強并竊盜臨時同夥拒捕殺傷人者自應俱照強盜例分別揭叅其一人行竊拒捕殺人之案可否仍照竊兇例止叅印官之處相應咨部示覆如必應照盜案例辦理其初叅限期

應作何扣筭並乞查示以便通行所屬畫一遵照等因前來查定例
一人行劫及一人行竊臨時行強之案免叅疎防限滿不獲仍照例
議處等語是一人行竊臨時行強之案雖得免叅疎防如一年限滿
不獲仍應照盜案例議處其一人行竊臨時拒捕殺人與一人行竊
臨時行強之案情罪相符自應一例辦理至該撫所稱濮州王玉之
母王氏被賊毆傷身死一案從前該撫咨內並未聲明拒捕字樣是
以本部照命案緝兇例議結相應咨覆該撫并通行直省各督撫嗣
後除快盜未明案件仍照竊兇不力例查叅俟緝獲後審明再照例
分別辦理外其一人行竊臨時行強及一人行竊臨時拒捕之案雖
毋庸題叅疎防至一年限滿不獲均照盜案例將請兼統轄各職名
查叅議處畫一辦理可也等因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准咨
創墳中途卽回隨同創掘有間減等擬徒

刑部 題爲報明事該臣等會看得薛二等聽從逸賊張富偷創明
李劉如坟墓一案據原署直督鄂 疏稱緣薛二等素知昌平州地
方有明李劉如坟墓乾隆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許進生起意偷創
糾約張富張二梁三劉三孟福同往創掘行至中途許進生因梁三
不能行事當令回歸許進生等潛至坟上創未見棺因天明各散迨
九月初二日張富復起意偷創商令許進生薛二糾人創掘時劉發
劉二范二石尔珠開知俱願入夥約定初三日在坟上會齊復轉糾
約張二小子石天貴王長娃子牛三劉舉劉金娃子陳金三白二陳
二鬼子等十六人於初三日夜齊至坟所創至石門張富劉發鑿開
同劉二劉進娃子進內見明李劉如棺木停放磚臺張富等撬開箱
蓋攫取金銀器皿等物而逸劉二與薛二等將金銀等物與知情未
嘗同行之劉二陳根良見共十八股俵分薛二與劉發携銀分送撞

遇素識之李二向詢索分薛三隨給銀四十兩名散嗣經屯目人等查知報州先後緝獲石尔珠等暨另案創坟賊犯石尔見并起獲贓銀到案而石尔見梁三張二陳根良見許進生牛三先後在監病故現犯薛二等屢審不諱至薛二等偷創明季劉妃坟墓訊係在逃之張富起意爲首應將薛二劉二石尔珠張二小子王長娃子石天貴范二均依例擬絞立決孟福等擬軍等因具題前來除例應絞決之許進生牛三已經病故不議外應如該督所題薛二劉二石尔珠張二小子王長娃子石天貴范二均合依發掘夫人坟墓開棺見屍爲從絞決例應於本案擬絞立決該署督既稱孟福張二劉三先雖聽從許進生偷創明季劉妃坟墓未透除張二已經病故不議外孟福劉三均合依發掘公夫人坟墓未至棺例發邊遠充軍尚有偷創死平縣小府坟墓例應絞決應歸於彼案從重擬結梁四雖與孟福等聽從許進生偷創但行至中途當即回歸與隨同創掘有間應照孟福所得軍罪減一等擬徒石尔見會同畢廷柱等偷創磨口坟墓爲從開棺一次例應發附近充軍陳根良見知情分贓八十五兩亦應擬徒但梁三石尔見陳根梁兒均已病故毋庸議李二盜後知情分得贓銀四十兩應照知盜後而分贓者計所分贓准竊盜爲從論律杖九十援免賊夥劉發已據該州續報拿獲歸於夥同劉聚偷創明季劉妃坟墓案內正法逸犯張富劉舉劉金娃子陳金三白二陳二鬼子等飭令嚴拿獲日另結等語除劉三一犯該署督聲明歸於偷創小府坟墓案內絞決應自具題到日另行核覆外至劉發一犯業經臣部題明正法在案應毋庸議餘均應如該署督所題完結等因奉

旨薛二劉二石尔珠張二小子王長娃子石天貴范二俱着即處絞餘依

議欽此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十一日邸抄

人命

圖財謀命重案匪據懸虛僅以自認供詞為憑駁案

刑部為報明事該臣等會議得齊明太等圖財謀殺侯自敷一案據直督方 疏稱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齊明太趕集回家路經侯自敷門首進內吃烟瞥見侯自敷腰繫搭包豐滿詢知貯有銀兩轍起意圖謀因一人難以行事適途遇素識之王玉遂與謀殺害二十九日夜更餘時分齊明太執持菜刀王玉攜帶小刀偕至侯自敷門首踰牆進院撥門入室正直侯自敷睡熟齊大明上炕按住侯自敷兩手王玉用刀狠抹侯自敷咽喉連項頸處所立時殞命齊明太解取貯銀搭包潛回俵分而散次早鄰人王三見侯自敷門未關閉進內查看瞥見侯自敷被殺鳴同鄉長報廳緝獲齊明太等并起兇

刀到案屢番不諱將齊明太王玉均依例擬斬立決照例先行刺字等因具 題前來查承審圖財謀命重案必須匪據確鑿情節顯明方成信讞查此案全招其獲犯之由係差役劉伏明等見討乞傭工之齊明太王玉有銀換錢向其盤詰知係謀死侯自敷正犯并起出菜刀一把京錢二千五百文等因查侯自敷被攬原贓係十兩八錢銀數而在齊大明家搜獲則係京錢二千五百文既據該役等見齊明太有銀換錢並不將原銀起獲及換給何人傳喚偵訊則起獲錢文已難為此案真贓至盛銀搭包據齊明太供稱殺死之後向侯自敷腰間解取查侯自敷在家在宿貯銀搭包何處不可藏放乃必拴繫睡臥亦屬可疑况盛銀既有搭包當日如何銷毀並不推求亦屬疎漏且菜刀乃日用之具在齊明太家起獲之時距殺人已四十餘日據該役報稱尚有血跡而是否係殺人之血及傷痕果否相符並

未詰驗况盛銀搭包齊太明尚知銷毀而殺人血刃越時已久轉未磨洗埋藏更非情理所有此案駐據既屬懸虛詢鞫更未詳細若僅據自認供詞為憑不無捕役拷逼藉端銷案情弊事關立決二命未便草率完結應令該督另委賢員務將此案駐據詳審明確按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等因奉

旨依議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邸抄

姪姦謀死復拐賣幼童假充捕役嚇詐財物照光棍例斬決

刑部為通行事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旨地方光棍擾害良民擬以斬決此定律也此案劉么因姪姦謀死張二老復拐賣幼童假充捕役嚇詐財物種種淫惡寔屬光棍之尤該撫乃依謀殺本律從重擬斬立決該部亦如所擬完結夫斷獄當準情酌理務求至當何庸設輕重于其間甚置本律不用而謂未足蔽辜

加等比擬則似該犯罪本不至即行正法而為從重此外省隨習該部不為改正殊未允協劉么即應照光棍律治罪不當照謀殺律定擬而加以從重字樣此本着發還另議并通行傳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欽此于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准咨

姦婦自令姦夫勒死比照故殺律減一等問擬

刑部為稟明事該臣等會看得胡永山等拐逃陳彩章之妻朱氏胡永山復將朱氏勒死一案據河南巡撫圖疏稱緣朱氏之夫陳彩章常短僱王五陶工作王五陶乘陳彩章外出即與朱氏通姦至乾隆十九年春間王五陶曾欠胡永山錢一百文屢討未償閏四月十二日胡永山復向王五陶索討即將與朱氏有通姦情由告知令胡永山將欠錢送伊願引與朱氏通姦胡永山依允王五陶復向朱氏說明引進成姦已非一次彼此無忌陳彩章俱已知覺迨後陳彩章

告知王五陶欲搬伊妻往妹家居住王五陶恐斷往來起意與朱氏
胡永山商議同逃俱各允從九月十三日乘陳彩章外出朱氏令王
五陶邀胡永山至家收拾什物帶令朱氏潛逃九月二十二日薄暮
行至商城縣地方經該地牌頭盤獲當同汛兵唐師聖張貴帶至王
子義店內俟次日帶縣稟究詎是夜朱氏因被獲羞愧慮及到官出
醜相約俱各自盡胡永山與朱氏答稱願與同死王五陶未曾依允
時四更乘汛兵睡熟朱氏解帶套勒脖項不死喚令胡永山幫勒胡
永山即聽從幫勒朱氏殞命王五陶因朱氏願死免其到官受累未
行阻止胡永山情愿同死亦取繩自勒昏暈天明經汛兵進見解放
復甦據報飭審各認不諱查胡永山因朱氏自勒未絕訂與朱氏同
死之言迫令先幫勒斃遂即取繩自勒並非已意勒死朱氏按其所
犯律例並無正條查乾隆十一年間原任福撫周 題吳麟孫復自

割咽喉傷而不死將吳麟孫比照故殺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又陞任撫臣顧 題裕州張信之妻劉氏與徐成印通姦令徐成印
買信同服劉氏毒重身死一案將徐成印亦照前案減流均經刑部
題覆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胡永山所犯與前案情事相同胡永山一犯應比照
故殺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係比附定擬照例奏明請

旨定奪王五陶擬遣戍徒等因具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胡永山合
比附定擬照例奏請定奪該犯到官在

恩詔以前係比附奏請之犯不便准援減王五陶合依和誘知情為首例
發雲貴川廣烟瘴少輕地方交與地方官嚴行管束但事犯在

恩詔以前應減為杖一百徒三年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可也奉
旨依議乾隆二十一年三月郵抄

共毆命案之餘人雖係刃傷亦止科備杖

刑部爲覆奏事據安徽按察使徐 奏犯人分別遣戍一摺該臣等查律例條分各有本意鬪毆律載刃傷人杖八十徒二年者蓋以本無人命止科傷罪刃傷較手足他物爲重故傷卽坐以徒罪至于同謀共毆已成人命則罪止正充重在擬抵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等傷下手致命者擬絞原謀者擬流其隨從共毆皆爲餘人各杖一百蓋傷人殺人輕重不同擬議亦異同一刃傷而罪分徒杖律義各有別也至若執持鎗刀兇器傷人原非尋常金刃可比是以定例特立一條以懲克暴然必以致命重傷方坐遣戍者亦以擬抵之有人也今該按察使請于共毆致死律內照執持兇器傷重問軍之例增註刃傷擬徒之條不知刃傷擬徒獨註鬪毆律內而不附于共毆之條者誠以共毆致死擬抵有人擬流有人而餘人中之執持兇器毆有致命重傷者又復擬遣則此外餘人蒲杖已屬平允故雖係刃傷並無仍科徒罪之文非若原無人命者止科傷罪也且于共毆致死律內獨增刃傷擬徒一條將餘人中之用手足他物毆傷者又當照律分別擬答輕重混淆牽合附會寔與律義不符應將該按察使所奏處毋庸議等因奉

旨依議乾隆二十一年十月初九日邸抄

圖產逼嫁孀嫂致令自盡比照定擬

刑部爲逼死女命乞驗冤雪事該臣等會看得李樹養等圖產逼嫁孀嫂曾氏服毒身死一案先據廣撫臣鶴 疏稱緣李樹養與曾氏之夫李經書係同胞兄弟李經書與子李萬隆先後病故曾氏矢志孀守李樹養覬覦遺業輒思遣嫁曾氏乾隆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李樹養撞遇熟識之陳俊蘭談及同姓異宗之李茂生欲娶繼室託

其為媒李樹養即以伊嫂曾氏欲行再醮囑令說合并將情由告知伊叔李松久許其酌分田產李松久允從二十八日陳俊蘭邀同李茂生與李樹養議財禮錢六千文李樹養令李松久寫立婚書一同主婚李茂生隨備足禮錢連婚書交付陳俊蘭收貯三十日前往迎娶曾氏先已聞知躲避李茂生斥責其非隨向陳俊蘭取回財禮各散二月初一日曾氏往訴伊父曾賢仲曾賢仲勸令回家詎曾氏被逼不甘於初三日潛食毒草殞命屢審不諱將李樹養照孀婦自願守志而夫家搶奪強嫁孀婦不甘失節因而自盡例發邊衛充軍等因具題經臣等以例載孀婦自願守志而夫家搶奪強嫁孀婦不甘失節因而自盡例發邊衛充軍等語此專指夫家母家主婚受財搶奪強嫁者而言今李樹養因伊兄姪物故圖產強逼曾氏改嫁以致服毒身死核其情罪與主婚受財者較重夫以疎遠親屬圖財強賣並未致斃猶擬縲首而該犯圖產逼命僅擬充軍殊失平允等因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李樹養因圖估故兄家產強逼兄妻改嫁以致曾氏服毒身死核其情罪實與圖財強賣之例相符但致死兄妻應同凡論將李樹養擬絞李松久擬徒減杖等因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李樹養應比照疎遠親屬圖財強賣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仍照比引科斷緣由恭候

聖主定奪再該撫疏稱李松久係曾氏夫叔例得主婚尊屬未便與李樹養一例同科以致尊卑無別李松久應仍照孀婦自願守志而夫家搶奪強嫁孀婦不甘失節因而自盡者照威逼充軍例為從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事犯在

恩詔以前應減為杖一百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再查曾氏因李樹養逼嫁不從以致服毒身死應照例

旌表令該撫轉行該地方官給銀建坊其該縣節孝祠內設牌之處照例
遊行可也等因奉

旨李樹養依議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邸抄

捏姦唆使毆斃比照因姦威逼人致死問擬

刑部爲報呈事該臣等會看得王興等捏姦主使毛忠捆毆毛天祥身死一案據直督方 疏稱緣毛天祥與姪毛自富向在關東生理遺妻李氏與姪媳王氏在家王氏因住秦四家幫做針線卽與秦四通姦嗣李氏病故王氏又與王寬王興通姦均非一次乾隆十六年正月毛天祥自關東回家聞氏不端卽爲拘管又禁王興等來往王氏于二月二十七日乘毛天祥外出赴王興家道及毛天祥拘管不能往來情由王興卽設計誣陷令王氏引誘毛天祥進房睡宿赴街

捏喊強姦代爲耻辱以塞其口王氏應允王興知王寬秦四俱與王氏有姦卽向伊等告知令其聞聲同往理論二十八日適毛天祥偶患寒疾王氏因其炕冷卽誘令換房睡宿毛天祥應允次日天明王氏乘毛天祥病臥未起赴街捏喊毛天祥強姦王寬王興秦四聽聲齊赴毛天祥家一同村辱因被毛天祥辱罵并聲言欲與拚命王興氣忿因毛忠係毛天祥族叔欲圖壓服又與王寬秦四商謀哄騙毛忠前來毆打洩忿遂令王氏往毛忠家捏姦哭訴毛忠聽信而來王興等迎至中途令其毆打教訓毛忠同至毛天祥家內見毛天祥尙臥王氏炕上斥責其非毛天祥頂撞毛忠氣忿掌批其臉毛天祥不服詈罵王興秦四隨幫同毛忠將毛天祥兩手掙轉王興用繩捆住秦四拾取木棍逼交毛忠王寬聲言打伊手腿卽棍毆毛天祥左廉肋倒地復連毆其左手腕因王興做手勢令其剝衣墊石毆打毛忠

隨又解繩捆住其足並脫去皮襖拉開右手放手石上用棍毆其右
肱連手腕并左右臙等處經隣佑王銀聞聲赴勸而散詎毛天
祥傷重移時殞命屢審不諱除應行擬流之毛忠于取供後病故不
議外查王興誣捏姦情唆使毒毆毛天祥致斃情罪較重應比
照因姦威逼人致死律擬斬監候王寬擬流減徒王氏擬軍收贖等
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王興應比照因姦威逼人致死律擬
斬監候秋後處決係律無正條援引擬相應聲明恭候

諭旨遵行該督既稱王寬雖訊無助毆情事但隨同王興圍哄毛忠指使
毆打應照因姦威逼人致死為從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王氏
聽從王興捏姦污蔑如果屬寔王氏係毛天祥姪媳服屬大功毛天
祥應照親屬犯姦律問發充軍今審虛反坐王氏合依誣告充軍照
所誣充軍律應發邊衛充軍係婦人決杖一百餘罪收贖第王寬等

事犯在

恩詔以前除王氏誣告大功尊長不准其援免外王寬所犯流罪應減為
杖一百徒二年逸犯秦四緝獲另結等語查王寬誣捏毛天祥強姦
王氏并唆令毛忠毆傷毛天祥身死情罪較重王寬應得流罪不准
援減餘均應如該督所題完結可也等因奉

旨王興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乾隆二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邸抄

誤摸身上捐軀自盡與調戲致死有間比擬杖流

刑部為查報事該臣等會看得朱小因姦小了頭誤摸黃二姐以致
黃二姐羞忿投水身死一案據安徽巡撫高 疏稱緣朱小係張學
詩家僱工又有黃樸夫婦帶女黃二姐亦僱與張學詩家傭工黃二
姐與張學詩婢女小了頭同處一室每遇黃樸外出即與伊同宿乾

隆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小了頭懷抱幼孩頑耍朱小起意圖姦勾引小了頭笑而不答朱小知其允從適逢黃樸外出黃二姐與母同宿朱小至房成姦至五月初六日朱小因黃樸聲言往場看麥意揣黃二姐必歸母室同寢撥開簾人小了頭房內向床按摸詎黃二姐仍在小了頭房中睡宿以致悞摸黃二姐驚覺喊叫朱小隨即奔逃小了頭知係朱小失口道破黃二姐忿詈喊起伊父並僱主張學詩脩告其故詎黃二姐羞忿莫釋潛出投水身死屢審不諱將朱小照

例柳號援 赦減徒黃二姐附請

旌表等因具 題前來查朱小因欲與和姦之小了頭同宿悞摸黃二姐

身上以致黃二姐捐軀自盡雖黃二姐之死由該犯手摸其身與一聞穢語即便輕生者不同但該犯臨時寔無圖姦黃二姐之心酌其

無圖姦之心不過出語褻狎本婦一聞穢語即便輕生例因杖一百流三千里事犯到官在

恩詔以前應減為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奉

旨依議乾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邸抄



短僱工人毆死僱主同凡論不准援 赦

刑部為報明人命事該臣等會看得王大玉毆傷王倭身死一案據

蘭撫吳 疏稱王倭短僱王大玉拽車販賣石灰王大玉見車輛損

壞整頓未去王倭醉歸見王大玉未去拽灰連次叫罵王大玉回罵

王倭撲毆王大玉奔跑王倭趕打王大玉用木車欄隨手一擊適中

王倭腦後偏左倒地殞命歷訊不諱查王大玉僱與王倭拽車販灰

並未立有文券係短僱月日受值不多應同凡論將王大玉擬絞援

何家...
赦減杖等因具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王大玉合依鬪毆殺人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查王大玉受僱工作雖未立有文券究與尋常鬪毆不同雖事犯在

恩詔以前應不准其援減等因奉

旨王大玉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初一日邸抄
毆至骨斷因風身死雖非致命不准援原毆傷輕例免抵

刑部爲哭伸任命事該臣等會看得計大山毆傷無服族姪計成冒風身死一案先據原任安撫衛 疏稱計大山與計天會挑溝墊路計文輝嫌阻塞已地水道率姪計成同往開挖計大山等見而攔阻計成以棍向毆計大山用扁担格開回毆計成右賺朋骨斷跌倒驗傷保辜計成傷處進風醫治不痊殞命查計大山合依原毆傷輕例擬流等因具 題經臣部以計大山用扁担毆傷計成右賺朋骨斷

寔係重傷卽非冒風亦足致死與免抵擬流之例不符今該撫按律

妥協定擬具 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今據安撫晉 疏稱查

計大山用扁担毆打計成賺朋雖非致命但至骨斷寔係重傷卽不冒風亦足致死與原毆傷輕因風致死免抵擬流之例不符應遵駁

改擬計大山應改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致死律擬絞監候援 赦

減杖追埋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計大山合依同姓服盡

親屬相毆至死律擬絞監候事犯在

恩詔以前應免死決杖一百追銀四十兩給付死者家屬取具領狀報部等因奉

旨依議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邸抄

有關倫常命案待質年久應將現犯先行審擬

刑部爲姪殺叔命事該臣等議得據蘓撫莊 疏稱沈乾等毆傷伊

叔沈王佩身死沈龍畏罪脫逃將沈乾監候待質一案先據該縣驗
審提訊現犯沈乾供因欲踢伊弟時值昏黑傷及沈王佩右膀而致
命胸膛等傷則皆諉之在逃之沈龍其左腿之傷并稱不知何人所
踢情多狡卸見証陸斌若等又扶同附和沈龍在逃未獲未便草率
定擬先經 題請俟緝獲沈龍到案之日另行扣展審結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伏查此案監候質審之沈乾雖事在

恩詔以前但所犯情罪有關倫常與提禁保釋之 赦款不符應仍監候

俟緝獲沈龍一併質審明確定擬除勒限嚴緝沈龍務獲質審外相
應具 題前來查沈乾等毆傷胞叔沈王佩身死先據該撫以沈乾
供稱因勸伊弟不理用脚向踢暗中悞傷伊叔沈王佩其致命胸膛
等傷稱係寔屬伊弟沈龍所毆現在沈龍脫逃 題請緝獲另行扣
限在案查沈王佩致死之處沈乾既據曾踢一傷是沈乾原係應決

重囚並非干違待質之人從前因沈龍在逃恐係該犯推卸重傷是
以照例 題明展限今事越五年沈龍未獲該撫自應將現犯沈乾
悉心詳審按律擬絞定案如果出自悞傷情有可憫原可照例敘明
情節如以該犯推卸重傷難憑信恐將來寔証無人亦應 題明
照三年無獲入于緩決之例辦理俟緝獲沈龍之日審明正法乃該
撫僅以有關倫常 題請不准援 赦保釋既與現行定例不符且
致重案久懸殊屬未協應令該撫再行研審取具確供妥擬具 題
到日再議其脫逃之沈龍仍令勒限嚴緝務獲審擬具 題完結可
也奉

旨部駁甚是依議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邸抄

毆殺大功卑幼一家非死罪一命比引科斷

刑部爲稟明事該臣等會看得賴以周截傷大功服弟賴武生賴亞

例案續編 卷三十一
道身死一案據廣撫鶴 疏稱緣賴以周與賴武生賴亞道有祖遺
松山一號各半分開乾隆二十年六月初三日賴以周砍伐己山松
枝分晒賴武生山界之內初六日賴以周往收松枝賴武生賴亞道
知覺疑係越界砍伐往山攔阻賴亞道拾石擲打賴以周賴以周閃
避舉棍戳傷賴亞道右脊背倒地擦傷左腿賴武生見弟受傷趕至
撲毆賴以周情急用挑抵戳中傷賴武生左乳旁移時殞命賴亞道
至十五日身死屢審不諱查律載毆殺同堂大功弟妹者杖一百流
三千里仍依律給付財產一半養贍此指毆殺一人而言又例載殺
死功服總麻卑幼一家非死罪二命者俱問擬絞決 奏請
定奪此指謀故等殺而言又定例毆殺一家非死罪二命者擬絞立決此
言凡人鬪殺而言至毆殺大功卑幼一家非死罪二命律例內並無
作何治罪明文查例載律例無可引用比照前律前例或加一等減

一等科斷詳細聲明恭候

皇上諭旨遵行等語今賴以周因爭取松枝互鬪先後戳傷大功服弟賴
武生賴亞道身死訊無謀故別情但致斃一家二命未便僅照毆殺
大功堂弟律擬以杖流若遽依殺死功服總麻卑幼一家非死罪二
命例問擬絞決則事非謀故既與例意未符且較之毆殺凡人一家
二命亦覺慢無區別將賴以周擬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
撫所題賴以周應比照殺死功服總麻卑幼一家非死罪二命絞決
例量爲未減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依律追財產一半分給賴武生賴
亞道親屬養贍仍將比引科斷緣由聲明恭候

聖旨定奪等因奉

旨賴以周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一

日邸抄

故殺胞兄有一綫可原稍爲末減

刑部爲報明事該臣等會看得徐元會戳傷胞兄徐元亨身死一案據湖撫張 疏稱緣徐元會隨父徐彭展糶賣糧食與兄徐元亨素無嫌怨有李姓客人負麥託徐彭展售賣因無人買李姓向徐彭展借錢買物徐彭展因有別客賣穀錢文交徐元亨收存卽令取錢給客徐元亨答以用去徐彭展斥責徐元亨出言不遜徐元會在旁理斥其非徐元亨隨拾木升擲傷徐元會右眼角當經唐雲除將徐元亨扯至唐文燦家唐雲除等旋即出外詎徐元亨怒猶未息輒將徐元會不應責脩長兄手執小刀聲言欲殺徐元會徐彭展見而向奪被徐元亨之刀帶傷前後左脇徐彭展負痛躡身跑住徐元亨之腳聲喊殺人徐元會徒手難敵隨取刀奔出由伊父背後斜向徐元亨面前一撲徐元亨用刀戳傷徐元會左胳膊徐元會因徐元亨旣傷其父又傷及其身頓起殺機遂用左手所執尖刀連戳徐元亨左唇連面及右咽喉殞命屢審不諱將徐元會擬以凌遲處死照例刺字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 題徐元會合依故殺期親兄死律應凌遲處死等因奉

旨徐元會故殺胞兄徐元亨身死三法司擬以凌遲處死自是按律定擬但細閱案情徐元亨先執小刀伊父徐彭展見而向奪卽被帶傷左脇徐元會聞父聲喊始取刀奔出連戳致斃既有此一綫情節尚可稍爲末減徐元會着改爲斬決欽此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邸抄

訴訟

撫拾律文造成條款妄希陳 奏錄用發黑龍江安插

刑部爲

奏聞事據都察院咨稱本月初二日據陝西漢中府西鄉縣民許士誥爲
懇賞照律轉 奏等事具陳并遵律陳言一本內夾簽三條投遞到
院當經本院拆閱多係瑣屑不堪許士誥係鄉野小民乃遇事生風
妄想上書陳 奏顯係不肯安分滋事棍徒相應將所言投陳一本
連人咨送查照辦理等因臣等當將許士誥嚴加鞫問據供小的原
是湖南衡州府衡山縣人從前考過三次未得進學乾隆十八年二
月內搬至陝西漢中府西鄉縣居住耕田訓蒙爲業欲求功名無進
身之路因見舊律內有百工技藝上言之文一時愚昧爲平日所見
所聞民間不便的事自上年下半年起陸續編成條款繕成一本于
今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京于七月初二日往都察院投遞原希圖轉
奏

皇上見了賞我微末前程至本子內簽出西鄉縣收稅陋規數事本子上
原是没有的恐我所言不實故將平日聞人講說的事寫上做証據
並無別的緣故這本書原是我自己寫的並無主使之人只求開恩
是實等語查律載縱橫之徒假以上書巧言令色希求進用者杖一
百等語今許士誥係鄉野小民胆敢撫拾律文造成條款妄希進
呈並所言不過瑣屑細事但不肯安分肆意妄陳殊屬不法若僅照例擬
以杖責容留內地恐仍行造言生事應將許士誥發黑龍江安插并
將該犯所遞陳言一本恭呈

御覽謹 奏奉

旨依議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邸抄

串詐不遂誣首悖逆改發寧古塔烏喇地方當差

刑部 題爲欽奉

上諭事該臣等會看得趙承德誣首原任刑部郎中程鑿詩鈔悖逆一案

例案續考 卷二十九
據蘇撫莊 疏稱緣趙承德寄居宛平有山陽縣學生員任太初曾與程鑿有隙任太初至京與趙承德會遇借寓趙承德家見有胡中藻逆詩事發因程鑿曾有秋水詩鈔希圖借此洩忿談及詩鈔悖逆并稱有刻本藏家趙承德遂起詐念同任太初出京至清江浦即向任太初取得舊詩刻本往拜素識之王序東移寓其家任太初前往同住趙承德將所擬呈首央任太初改定并令代作書稿摘錄詩句一紙加具註解令王序東往程鑿家投送比程鑿探訪趙承德行踪無定未經控理趙承德嚇詐未遂抄錄詩本赴縣首告起出詩板係多互異並據程鑿粘抄字扎連詩本呈縣訊供通詳經臣檄拿任太初等來蘇質究旋經總河臣富勒赫 奏明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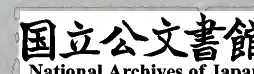
上諭交臣嚴審定擬臣亦 奏明在案旋准部咨當將各犯嚴加確究審係虛誣趙承德合依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杖一百流二千里加徒役

三年任太初合依教唆詞訟與犯人同罪律應杖一百流二千里加徒役三年均僉妻發遣王序東依爲從律杖一百徒三年等因具

題前來查趙承德與任太初串謀詐騙追索詐不遂輒敢改竄程鑿詩句誣以悖逆首害無故擾良情殊究惡未便僅依誣告律擬流趙承德應改充惡棍徒生事無故擾害良人例發寧古塔烏喇地方當差任太初與程鑿素有微嫌起意勾引趙承德誣首洩忿非尋常教唆詞訟可比任太初應與趙承德同罪改發寧古塔烏喇地方當差均查僉妻室解部發遣該撫既稱王序東合依爲從律杖一百徒三年等語應如該撫所 題完結可也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初五日邸抄

誣告故縱逆黨牽控多人發往黑龍江當差
刑部爲咨行事該臣等會看得河曲縣已革復捐監生張昌慈挾仇



誣告河邑巡檢寇元極等縱放逆黨一案據護理山西巡撫印務布政使蔣 疏稱緣張昌慈素行強橫曾侵占河保營官地經巡檢寇元極清查勒退張昌慈恃矜混罵寇元極詳革監生擬杖完結張昌慈懷恨兼怨伊兄張昌恕伊姪張成已不爲幫護後有河保營兵丁王生金獲賊王伏押送寇元極查訊王伏在途竊騾一頭賣給楊高又矚知楊崇甫缸房布疋甚多至夜往竊被獲寇元極備文僉差弓兵劉工李雲將王伏押赴河曲聽審至晚投宿王明宗店內乘其睡熟潛逃寇元極報縣該縣熊芝並不叅報僅諭嚴緝在案張昌慈赴部指復監生行文取結前署任李炳以已革復捐取烙詳革并擬杖責張昌慈追恨事起巡檢力圖報復又因當商王博王茂族孫張士新等俱曾與伊角口爭訟而伊義兄張昌仁亦因伊霸佔房產令妻陳氏出控均有嫌隙遂借王伏潛逃一事控爲王博等囑託巡檢縱

放盜犯李七并串奸黨張昌仁之妻陳氏誣控霸產等詞赴縣呈首前署縣李炳查無李七之案批飭未准張昌慈不能洩恨復捏稱李七爲馬朝柱逆黨添入王博等曾與逆黨交易囑託巡檢中途釋放并控寇巡檢張昌恕等唆使事內張昌仁之妻妄控霸產在州縣撫院衙門稟首不准等情奔赴都察院瀆控陞任撫臣恆文奉准院咨檄司委審茲據布按二司等審擬詳解前來查巡檢寇元極審訊者實係竊賊王伏並非盜犯李七張昌慈欲借王伏潛遁指爲縱奸圖陷官民惟恐獲到真訊故將王伏改控李七使無對証臣復嚴審寇元極并王博等均各極口呼冤卽昌慈亦自認挾仇誣控不諱又張昌慈賃居張昌仁房屋不給賃價審因張昌仁年老乏嗣張昌慈之母將伊房屋主令私分則張昌仁之妻陳氏出控事切剝膚何用他人唆使又張昌慈所稱寇元極等通同縱奸歷次赴縣控告不准今

查惟有前署縣李炳任內控詞一紙亦並無逆黨馬朝柱字樣此外
遍查別無控告之案復詰訊張昌慈自認惟恐京中不准故爾裝點
其詞自屬真情總之馬朝柱乃屢奉

諭旨嚴緝之犯巡檢寇元極豈僅用鎖繚差役兩名送押之理是張昌慈
之挾仇妄控固不待深究而明查律載凡謀叛共謀者斬知情故縱
者絞又誣告人死罪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各等語
今張昌慈誣告巡檢寇元極故縱逆黨更將胞兄張昌恕親姪張成
已等多人一併牽告逆倫害理若僅依誣告死罪未決問流加徒無
所示懲將張昌慈擬絞立決刺字等因具題前來查張昌慈誣告
巡檢寇元極故縱逆黨李七并將胞兄親姪一併牽入情殊可惡但
究屬誣告未便竟依故縱叛犯律問擬不應如所題擬以絞決惟
查該犯挾嫌虛誣牽告多人若僅照律擬流加徒不足蔽辜應將張

昌慈發往黑龍江當差以爲惡徒挾嫌誣告者戒等因奉

旨依議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初十日邸抄

詐僞

私鑄破碎不成錢比照僞造印信未成擬流

刑部爲拿獲私鑄器具事據河撫圖咨稱商水縣鮑四法等私鑄
未成一案緣鮑四法籍隸扶溝縣曾于乾隆十九年間在楚省錢局
傭工後回原籍在于商境之周家口販賣瓦盆生理乾隆二十年七
月二十六日撞遇素相熟識之苗永和道及生意淡薄鮑四法起意
商謀私鑄令其尋覓僻靜房屋苗永和依允隨商之祁景賢祁景賢
又轉告開藥舖之杜霞杜霞應許在于藥舖後空屋之內開爐因無
鉄鉗等物苗永和思及堂兄苗永昌向開銀舖現有鉄器又轉約苗
永昌入夥並令打造錢針苗永昌依允苗永和卽引鮑四法至祁景

賢家做成錢模本板于八月初六日各將鑄錢器具携至杜霞舖後房內議明杜霞祁景賢出本鮑四法掌爐做模苗永和打砂打炭苗永和做罐幫同打炭得利五股均分初四日鮑四法壘爐並做成錢模苗永和造成銅罐杜霞與祁景賢湊錢一千七百文買黑鉛五觔白鉛五觔銅八觔炭四十斤共用錢一千三百文餘錢日用花消于初八日夜鮑四法鎔花銅鉛因罐破走銅未得鑄成復于初十日夜鑄出因錢模潮濕俱係破碎半邊銅片尙未成錢彼此埋怨吵嚷當經前署縣張鵬九訪聞委典史金舜臣前往拿獲研訊供認不諱反覆究詰並無私銷情事查鮑四法等所鑄錢文查驗俱係破碎委不成錢與已經鑄成者有間查乾隆十七年三月內前巡撫陳 准刑部咨議覆正陽縣張起鳳夥同馬和尚等私鑄因銅觔不堪又係初鑄均屬破碎不成錢文案內援引乾隆五年十一月內部覆設湖廣

撫嚴 題李春生夥同張輝士等私鑄因銅係渣滓鑄不成錢將李春生比照偽造印信未成律擬流奉

旨依議欽遵一案張起鳳等比照偽造印信未成律擬流覆准在案今此案情事相同鮑四法起意爲首苗永和苗永昌同夥相謀均應照方造私鑄器具被獲者照偽造印信未成爲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各折責四十板鮑四法之妻耿氏已故苗永和聘妻王氏尙未婚娶俱單身發遣苗永和苗永昌有妻趙氏照例僉遣祁景賢杜霞湊錢入夥均照爲從減一等律各杖一百徒三年杜霞有父杜光野現年七十五歲母蕭氏現年七十七歲祁景賢有父祁鳳鳴現年七十一歲俱係獨子家無次丁與留養之例相符取有印甘各結倘蒙咨准部覆應將杜霞等各照例枷號一個月杖一百准其存留養親杜霞祁景賢等在外私鑄未成伊父杜光野祁鳳鳴並不知情與私鑄已成

例案續增 卷三十九
不能禁約者有間應與訛不知情之地方李文煥保正劉乾牌頭張通順隣佑楊靜安吳同仁房主楊建安均照例免議起獲散碎半邊銅片及黑鉛鉄鉗等物分別銷燬變賣入官等因前來據此鮑四法等均應如該撫所擬完結徒犯杜霞祁景賢既據該撫查明各犯親老丁單取有印結送部查與留養之例相符應照例枷責准其存留養親仍令照例彙題可也乾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豫省准咨

私銷制錢無論大小均照新例一體治罪

刑部咨開爲請嚴私銷之例以重錢法事浙江司案呈准廣西司傳抄內閣抄出廣西按察使梁翥鴻奏前事等因乾隆二十一年閏九月十三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本部議得據廣西按察使梁翥鴻奏稱竊查泉布

流通關乎民生日用不容奸民射利銷燬制錢乾隆十四年仰荷

聖明洞照斟酌協中以私銷之罪應重於私鑄

特命九卿定議隨經九卿請將私鑄之犯不論砂殼銅錢爲首及匠人改擬斬候爲從及知情買使者改擬發遣其銷燬制錢之犯爲首者擬以斬決爲從及房主隣甲受賄隱匿者擬以絞決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但查律內載有燬化小制錢爲首發遣爲從消流之條例與化燬制錢之罪輕重懸殊臣伏思錢無大小同爲

國寶奸民燬化厥罪惟均私鑄之犯既不以砂殼銅錢有所區別則私銷之犯亦不應以錢之大小罪分輕重請嗣後私銷之犯既係制錢無論大小均照九卿奏定燬化制錢之例一體治罪並請將律內燬化小制錢之條例先行停止並請刪除等因具奏前來查乾隆四十年頒刻私鑄定例爲首斬決爲從絞決嗣于乾隆六年議覆原任御

史楊朝鼎條奏私鑄案內有砂殼一種與成字大錢有間照前例量
減斬決者改爲監候絞決者改爲發遣至于燬化制錢舊例係照私
鑄治罪唯私燬小制錢爲首者僅擬發遣爲從者滿流蓋因私鑄定
例既有制錢砂殼治罪之分故私銷制錢與小制錢亦有輕重之別
嗣于乾隆十四年經九卿遵

旨議准拿獲私鑄之犯不論砂殼銅錢爲首及匠人俱擬斬候爲從及知
情買使者俱發遣爲奴其銷燬制錢之犯爲首者擬以斬決家產入
官爲從者絞決房主隣甲受賄隱匿者依爲從例治罪等因通行在
案臣等伏思大小制錢均關

國寶其私鑄之犯既不論砂殼銅錢改爲一體斬候若私銷之犯本重
于私鑄如以錢之大小仍爲區別殊不足以懲奸雖自改例以後臣
部並無仍引燬化小制錢治罪之案然未經刪除恐有悞行援引者
亦未可定應如該按察使所奏凡拿獲私銷之犯果係制錢無論大
小均照九卿奏准銷燬制錢之例一體治罪所有原定燬化小制錢
之例移知律例館刪除俟

命下之日通行直省各督撫一體遵照等因乾隆二十一年閏九月二十
三日 奏本日奉

旨依議



調姦服叔之婢女致令自盡不照常人科斷

刑部爲報明事該臣等會看得滿卓苟調戲接喜羞忿自縊身死一
案據湖撫陳 疏稱緣接喜係滿之涑子媳陪嫁之婢女有滿之涑
之總麻服姪滿卓苟住居相近接喜在園摘菜滿卓苟見而調戲接
喜聲喊經滿之涑知覺責脩滿卓苟賠禮寢事接喜在滿卓苟門首

經過蒲卓苟因四顧無人輒拔接喜之簪二根趨入室內冀令接喜
取簪調戲接喜不理而去未遂所欲蒲卓苟卽捏造接喜與人通姦
之詞帖二紙藏入荷包內仍圖挾制行姦蒲卓苟卽往溪挑水適遇
接喜在溪洗衣又捏接喜之手用言調戲並將荷包內所藏字帖取
出看念被接喜搶獲詈罵歸告蒲之涑蒲之涑稟經典史孟士超拘
獲蒲卓苟到案真訊明確將蒲卓苟責懲取結並將原簪二根追還
蒲之涑收領詎接喜以雖未被姦而詞帖污穢憂恨莫釋輒生短見
乘間投繯殞命屢審不諱查乾隆二十年四月內刑部議覆河撫蔣
題楊有圖姦僱工曹三之妻赤氏致氏羞忿自縊身死一案查曹三
夫婦係楊有之父楊文明僱工立有文約是楊有係屬曹三家長期
親楊有圖姦曹三之妻赤氏未成致氏自縊身死律例卽無明文究
與平人強姦未成以致自盡者不同自不得概以常例擬絞楊有應
改照強姦子婦未成而婦人自盡例擬軍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今蒲卓苟係接喜家長蒲之涑總麻服姪雖因調
姦自盡但名分所在未便照常人一例擬絞將蒲卓苟照強姦子婦
未成而婦人自盡例擬軍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例無正條者准比照
某律某例辦理此案蒲卓苟調姦總麻服叔之婢女接喜以致接喜
羞忿自縊律例並無明文但查律載毆總麻親之奴婢至死罪止蒲
徒其調姦自盡之案自未便照常人一例科斷蒲卓苟應如該撫所
題合比照強姦子婦未成而婦人自盡發邊衛充軍至配所杖一百折
責四十板再查婢女接喜因蒲卓苟圖姦捏詞污穢業經伊主蒲之
涑送官懲處其被誣情節已明乃至二十餘日之後復行自縊與因
姦不從羞忿自縊者有間該撫旣稱與
旌表之例未符應如該撫所議毋庸

旌表可也等因奉

旨依議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邸抄

窩造賭具比照存留賭博加一等問擬

刑部爲訪查詳究事浙江司案呈據浙撫周 咨稱鄞縣軍犯程衣
瞻雕刻牌板造賣紙牌一案緣程衣瞻原籍歙縣因行竊無爲州事
主李堂家拒捕案內擬軍於乾隆十六年十月間解寧飭發鄞縣安
置交保收管乾隆二十年正月間趙賢相承充該圖地保程衣瞻現
住之屋業經房主收回並無住處該犯係屬隻身恐有疎虞收留同
住求乞度日每過大由趙賢相給與飯食程衣瞻久不自安四月二
十八日程衣瞻因拾有不全碎舊紙牌又曾學習刻字轍起意刻板
造賣與趙賢相商量趙賢相冀其自行賣錢用度可免給飯之費允

其刊刻程衣瞻卽于二十九日起獨自一人刻造牌板刷印裱褙至
五月初十日造成紙牌十二副攜帶江下地方船埠賣與不識姓名
過客得錢三百六十文花用續又造成紙牌二副并已裱未裁紙牌
共一百一十張經該縣宋鑒訪聞于六月二十七日飭委杖錫司巡
檢傅樞帶同捕役營快拿獲并起出紙牌器具等物解縣訊供通詳
屢審供認不諱查律載造賣紙牌爲首者發邊遠充軍又律載已徒
已流而又犯罪者依律再科後犯之罪其重犯流者三流並決杖一
百于配所拘役四年註云充軍又犯罪亦准此各等語程衣瞻係屬
軍犯其造賣紙牌爲首應依律決杖一百於配所拘役四年限滿嚴
加管束趙賢相雖非夥同造賣但身充地保有稽查之責乃窩留程
衣瞻在家聽其造賣例無正條備查乾隆四年刑部議覆奉天府尹
吳 題王現等造賣紙牌案內窩造賭具例無正條比照存留賭博

例加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奉

旨依議在案今趙賢相窩留程衣瞻在家造賣紙牌事同一例趙賢相除地方保甲知造賣之人不首報者杖一百輕罪不議外應比照存留賭博例加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到配折責三十五板隣佑陳文榮訊不知情應毋庸議已獲紙牌器具飭縣銷燬仍于程衣瞻名下照追賣牌錢文人官買牌之人不知姓名請免緝究查該犯等到官在乾隆二十年六月初七日

恩詔以後毋庸議減此案造賣未及半年所有鄞縣知縣宋鑒協拿之杖錫司巡檢傅樞例得議敘理合聲明等因抄招咨達前來據此程衣瞻等均應如該撫所擬完結至議敘文職事隸吏部應將原咨抄招送吏部議可也等因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初九日准咨

捕亡

命盜重犯脫逃初叅限滿造冊詳咨隣省通緝

刑部咨為通行事本部謹題為要犯脫逃通緝宜速以免遠颺事

內閣抄出山西按察使花奏前事等因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

一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據山西按察使花奏稱竊查例載人

犯不獲該屬員弁即據事發之期申明上司通關隣境訪緝又載各省不獲人犯將所犯事由原案及脫逃年月日期冊內詳報督撫分咨隣省通緝稽查各等語誠以此等人犯非命案首兇及盜案正賊或一切重案內應行慎審之要犯本處既無弋獲勢必潛逃他方故通行緝緝以冀弋獲然必彼處奉文承緝相距該犯脫逃之日尙不甚久踪跡易于物色贓物未盡花消迅速查拿庶該犯無容身之地若曠日持久或歷年已遠始行詳請通緝則奸詐之徒早已遠颺且

年貌漸改贓跡無存安能保其必獲奴才荷蒙

皇上聖恩簡任山西臬司蒞任之後見各屬詳請通緝事件自事發之日遲至數年始行具詳者脫逃之犯已不知遠颺何地乃欲文到就擒勢所不能奴才職任刑名仰體我

皇上澄清案牘之意業經分別立定期限詳請前撫臣恒文忠飭各屬遵照辦理但未著有定例誠恐日久廢弛且不加以處分則地方官無所顧忌未必盡知遵守請嗣後命盜一切重案正犯未獲地方官于事發之日除照例多差幹役并即移會隣封嚴行緝拿外一面即開明年貌事由詳請通緝本省州縣一體按緝倘無弋獲該地方官應于初叅限滿之日即造具年貌事由清冊詳請分咨隣省緝拿統于二叅文內將何月日詳請通緝并分咨隣省緝拿之處分晰聲明如具詳遲延即按其逾延日期將地方官照事件遲延例分別議處似

于緝捕之法更爲嚴密等因具 奏前來查命盜重犯脫逃原准承緝之地方官無論隔府隔省一面差役密拿一面移關協緝至逸犯無踪亦准詳報督撫分咨隣省通飭稽查但承緝之限期責成仍在地方官不容分卸今該按察使奏稱各屬詳請通緝事件自事發之日遲至數年始行具詳請咨逃犯不知遠竄何地請嗣後于初叅限滿之日造冊詳請分咨等語查案犯潛逃如關拿無獲即應具詳通緝何得遲至數年始行詳請應如該按察使所奏于初叅限滿即行造具事由清冊分咨隣省通緝如逾限未獲仍將承緝官照例分別叅處以專責成并行文各督撫一體遵行至該按察使奏請二叅文內將具詳月日聲明如有遲延照事件違限例處分等語查州縣承緝處分自初叅二叅至于三叅罰俸降調按限議處本屬綦嚴而事件違限處分不過罰俸轉恐滋舞文規避之弊于緝捕之法無益應

例案續編 卷三十九
請將該按察使所請聲明月日分別議處毋庸議等因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題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十八日浙省准咨

斬決重犯越獄限內拿獲不准開復

刑部爲特叅疎縱等事該臣等會看得斬犯張根兒越獄被獲一案據署陝撫盧 疏稱緣張根兒因雞姦幼童審擬斬決牢固監禁聽候部覆該犯在監畏罪欲逃乾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輪該禁卒閆可忠苟全看守內監苟全因母病回家至晚典史候玉帶刑書斬沾綸查點驗明張根兒肘鐐收入木籠張根兒乘可忠酒醉酣睡卽脫落肘鐐擰鎖鑽出籠外用監存鉄錘穿窟逃走潛赴聶家坡尋見聶五代爲剪髮與王五同逃又與聶五素識之張楞張麻子相遇張楞同各犯引至殷自福堡樓借宿殷自福不知因而容留初八日

王五被差役撞獲跟拿張根兒到案研審刑禁人等並無賄縱情弊訊據張根兒王五俱認前情不諱除張根兒已奉文正法外將聶五張楞擬流王五張麻子俟獲日審結等因具 題前來除張根兒臣部覆准行文將該犯斬決外該署撫旣稱逸犯聶五首先應許代爲剪髮指引同逃張楞轉相引送藏宿應各照律依張根兒斬罪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俟緝獲日審結王五張麻子隨行爲從應再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王五發驛擺站張麻子俟緝獲審明充徒禁卒閆可忠等訊無賄縱情弊應照張根兒斬罪減二等各杖一百徒三年刑書斬沾綸照例減獄卒罪三等杖七十徒一年半今張根兒已于捕限內拿獲應照律寬免典史候玉已于本案革職毋庸再議再該撫所稱原叅藍田縣改教知縣蕭超革職之處應請照例開復等語查張根兒係斬決重犯該縣不上緊防範以致越獄脫逃與尋常

越獄限內拿獲例得開復者不同其該撫 題請開復之處毋庸議
可也等因奉

旨依議乾隆二十一年閏九月初四日邸抄

裁驛徒犯脫逃以知縣為專管知府為兼轄分別查叅

吏部為遵

旨議覆事准浙江巡撫楊以沅犯一項關係綦重例應在于驛地擺站若
委典史專管恐多疎虞所有今次裁減之武林等九驛一切郵務既
奉部行統歸知縣管理則徒犯一項亦應遵照歸縣一體管束以專
責成擬合咨部示覆等因前來查浙江裁減之武林等九驛該撫既
稱一切驛務統歸知縣管理則徒犯亦應歸縣管束如遇有脫逃等項事故應
應如該撫所請裁驛徒犯均應歸縣管束如遇有脫逃等項事故應
以知縣為專管以知府為兼轄分別查叅議處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准咨

斷獄

重犯不加柙鎖以致自盡該管官有獄官分別降級

吏部咨為特揭疎防事吏部謹 奏准貴州巡撫定 咨稱龍里縣

驗報苗婦阿晏謀死親夫阿咄一案該縣典史陳以第疎于防範致
該犯婦阿晏于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初六日在獄內自縊身死查阿
晏謀死親夫律應凌遲處死管獄官理應加意防範以免他虞雖律
載手柙婦人不用但禁卒並將阿晏項鎖亦行開脫以致自盡所有
管獄官龍里縣典史陳以第相應咨叅至有獄官係龍里縣知縣張
正位一并附揭咨請查議等因到部臣等查定例斬絞罪犯不加柙
鎖以致自盡者該管官降一級調用凌遲重犯不加柙鎖以致自盡
者該管官降二級調用等語除此案管獄官龍里縣典史陳以第臣

斷獄

吏部

部照例議處附入彙題外查州縣監獄雖係吏目典史當管至知縣
爲有獄官亦有稽查監獄之責從前例內重犯自盡但有該管官處
分並未定有州縣官議處之例自無以重禁獄而嚴查察應請嗣後
斬絞罪犯不加杻鎖以致自盡該管官應降一級調用者卽將有獄
官罰俸一年凌遲罪犯不加杻鎖以致自盡該管官應降二級調用
者卽將有獄官降一級留任如此庶禁獄嚴密而分處亦爲平允如
蒙

俞允此案該撫附奏之有獄官龍里縣知縣張正位卽照此例降一級留
任并載入例冊永遠遵行爲此謹 奏

奏等因于乾隆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浙省准咨

非疑似難檢之傷雖自行復檢究出寔情仍照例議處

刑部爲乞究男命事該臣等會看得黃乾擲石致傷姚低身死一案
據福撫鍾音 疏稱緣黃乾有田二段給姚低胞兄姚暢并姚總承
耕年納租穀二百斤乾隆十七年秋收已還五十斤尙欠一百五十
斤九月十五日黃乾往姚總家索討彼此口角時姚暢姚低亦俱在
彼黃乾懼毆走回倉屋姚總姚低姚暢隨後趕至倉前詈罵并拾石
擲其屋瓦黃乾情急亦拾石回擲中傷姚低鼻梁姚總等卽將姚低
扶回而散次日姚低之父姚振貴延醫陳八使將姚低傷處用膏藥
敷貼至十七日晚姚低發熱陳八使復用艾火灸治延至二十一日
因傷殞命據屍父姚振貴控縣相驗因姚低鼻梁皮未破損腫已消
退已無受傷痕跡驗明該屍週身僅係灸痕而黃乾堅供姚低係屬
病死屍親姚振貴供係打死各供互異呈請委縣會審兩造願檢供
詞開檢姚低鼻梁骨果斷折訊明寔係受傷致死屢審不諱將黃乾

擬絞監候姚總等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 題黃乾合
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事犯在

恩詔以前應免死決杖一百追銀四十兩給付死者家屬再該撫 疏稱
姚總姚暢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件作顏春不小心檢驗合依檢驗
不寔杖八十革役事犯在

恩詔以前杖犯姚總姚暢顏春均予援免等語均應如該撫所 題完結
至該撫 疏稱此案南安縣知縣鄒召南初驗不寔旋即自詳請委
員會檢審出寔情應邀免議等語查此案姚抵被黃乾打傷身死屍
親原報呈內指定係黃乾石毆鼻梁身死該員何得任憑作作並不
填報迨屍場審訊時屍親又堅供寔係打傷身死何得並不詰問件
作再加細檢竟將屍親所報鼻梁一傷置之不問草率已極其詳請
復檢乃迫于兩造各執一詞不得不請檢立案其寔並非疑似難檢

之傷必須蒸檢未便遽援審出寔情之例免其議處應將相驗不寔
之南安縣知縣鄒召南照例降二級調用查有加一級應消去加一
級抵降一級仍降一級調用可也等因奉

旨依議其因相驗不寔議以降調之鄒召南着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
見再降

諭旨欽此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邸抄

屍傷未檢不准率結

刑部爲訪聞事該臣等會議得許光祖毆傷孫那元身死裝作自縊
一案據廣撫鶴 疏稱緣乾隆二十年二月十五日孫那元借許光
祖錢三十五文屢討不給三月初九日許光祖探親而回起更時候
撞過孫那元復向索討孫那元詈其不應屢次逼討用拳向打許光
祖舉拳毆傷孫那元肚腹右邊孫那元復用拳向毆許光祖閃側又

用拳回抵中傷孫那元肚腹左邊旋即殞命許光祖懼罪將屍拖至路旁園內輒取孫那元身上布帶縛住屍頸欲弔樹上裝作自縊因拉扯不起回家喚令伊子許那二幫同將屍弔于樹上次早屍母梁氏往外檢拾柴枝看見喊同伊長子孫三將屍解下時保長隣人陳廷鑑等聞知齊赴查看屍身肚腹左右各有拳傷項頸帶痕白色知爲毆斃裝縊因不知何人所毆梁氏慮及報官拖累王令將屍殮埋以待訪寔另控保長人等亦皆懼累匿報旋經該縣訪聞差查因是日許光祖移屍進園之際有符朝英經過窺見告知屍母梁氏等控縣拘犯屢審不諱再此案兇犯一人傷供明確應免起檢將許光祖擬絞減杖陳廷鑑等擬杖援免等因具題前來查人命成招定案全憑屍傷屍傷全憑相驗此案孫那元于乾隆二十年三月初九日身死至三月二十日經該縣訪聞爲時未久據屍親甲隣人等具報

係許光祖毆傷肚腹身死懸掛等情乃該縣並未親驗竟懸揣屍傷俱係虛怯之處事隔半月料必潰爛卽以免檢審轉事關人命屍傷未確該撫草率具題殊屬違例查孫那元之懸縊是否生前死後兩腹果否有傷未經開棺當場驗明豈可懸擬定案事關人命未便率結應令該撫再行詳慎檢明傷痕填圖具題到日再議可也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一日邸抄

屍傷未驗卽行定案駁

刑部爲打死弟命乞驗究抵事該臣等會議得葉世茂毆傷黃漢祥身死一案據廣撫鶴疏稱乾隆二十年七月內葉世茂向黃漢祥買柴尚欠柴錢四十文未還七月十四日黃漢祥向討前欠葉世茂無錢交給黃漢祥用掌打葉世茂左腮脰葉世茂舉拳回毆黃漢祥

左肋黃漢祥用左手扭住葉世茂衣領舉右拳回毆葉世茂用拳格開乘勢回毆黃漢祥左肋小腹殞命屍兄黃漢才控驗屍身發變屢審不諱將葉世茂擬絞并聲明黃漢祥被毆各傷已據屍親犯証供吐明確毋庸起驗等因具題前來查人命成招定案全憑屍傷屍傷全憑相驗卽或屍久發變例應詳檢明確方成信讞此案黃漢祥被葉世茂毆傷身死知縣公出經典史牒報該縣丞該縣丞自應相驗填圖牒縣以憑訊究細閱供招乃爲時僅止六日轍以週身發變皮肉腐爛無憑相驗率覆該縣亦遂憑屍親犯証供詞卽行免檢審轉屍傷未確憑何定案殊屬違例事關人命未便率結應令該撫飭令詳細檢明傷痕填圖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奉

旨依議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初十日邸抄

案犯應入情實者仍於題覆時聲請記檔其咨行文內毋庸敘入

並不許提塘抄發

刑部爲請

旨事本部議得據福建按察使史奕昂奏稱竊照外省審擬斬絞監候人犯例應於秋審時察其情罪輕重分別情寔緩決可矜三項具題聽候部覆近年以來如械鬪殺人搶犯毆差及輪姦爲從等犯罪部於定案題覆時卽預先聲明俟秋審入於情寔咨行督撫轉飭司府州縣一體知照在案臣伏思立法宜嚴而辦理宜密外省秋錄所擬情寔原係督撫率同司道於會審時平心斟酌密商定擬向無先行明白宣示之文且此等兇悍囚徒身犯重辟雖自料法所難寬然猶冀倖邀緩決苟延性命於萬一倘於定案之始部文知照先行聲明情寔則外省接准部咨旣未便擅自刪減抄案轉行勢必人人共曉計隔秋決之期爲時尚遠恐該犯自知萬無生理或羈禁在獄乘

間自戕或秋審解審中途兔脫轉致倖逃顯戮臣查立決人犯現蒙定例必俟刑部行文數日後方許發抄皆屬慎密之意臣請嗣後遇有秋審例應聲明入於情寔之犯刑部於行文時將應擬情寔一節另行密咨督撫存案其咨覆本案文內仍照常行知俾外省接准部咨毋庸將情寔之語轉行知照庶辦理較密而在案重囚可稍免意外之虞矣等因具 奏前來查斬絞監候人犯例應於秋審時臣部會同九卿詹事科道按其情罪較重分別情寔緩決可矜具題惟是近年以來各省械鬪殺人搶犯毆差以及輪姦為從等犯例應監候而情罪較重法所難寬是以臣部於 題覆本內聲明秋審時人於情寔行令該督撫欽遵辦理今據按察使史奕昂 奏稱部文先行聲明情寔外省抄案轉行勢必人人共曉計隔秋決之期為時尚遠該犯自知萬無生理或在獄自戕或解審免脫轉致倖逃顯戮請於

行文時將聲請情寔一節另行密咨等語自屬加意慎重之道臣等詳加酌議嗣後遇有此等案件臣部仍於 題覆時照前聲請另行密記檔案俟秋審時遵照辦理其咨行該督撫文內將應入情寔一節毋庸敘入並令各省提塘不許抄發亦毋庸另行密咨等因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初二日准咨

文政三十四

